

二

關

指

上海圖書館藏書

迷

浙蕭湯賡敬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350B

序

財色二字本爲人所貪愛然一入其迷途必至身敗名裂而不可收拾自世道日下風俗澆漓貪財好色之輩較前更烈古人雖以財色二字著書立說勸戒後人然未見有善本不足以資觀感鄙人有鑒於此擬作此書以醒世又爲事務所阻未克如願相償深滋歉焉適友人以榕垣抱一子所著二關指迷見示展閱一遍其中立言大半發前人所未發不禁心爲之喜以爲世之迷於財色者得此寶筏縱不能翻然改悟亦足有益社會乃亟付館續刊廣行諸世識者其鑒此微衷焉

民國九年荷月

湯賡序於滬上



二 關 指 迷 序

二關指迷序

余不文去春有密友謂余曰予少年時見夫貪財好色者之受譴而不懲也擬採古今軼事輯爲二關指迷以爲勸戒甫舉念未及行是歲遂游泮水嗣以俗塵忙碌筆硯就荒向之汲汲欲爲者竟成虛願迄今三十年有志未逮君廣覽羣書能代予編輯否余不揣謏陋遽諾之課徒餘暇處閱羣書擇可爲勸戒者若干篇太短增之太長節之易高古爲淺顯易奧雅爲詳明以便粗知文字者之一覽而知非敢謂指迷也原夫事之所自昉余友初衷必不可沒故仍目之曰二關指迷冀人之覽之者朝夕遣閒之會娛於目藉儆於心云爾編輯甫竣戊子秋闈榜出余友旋登賢書余子亦忝附焉今將付梓爰誌緣起於簡端

光緒己丑三月靜修道人紀於養心書屋之西偏

財色二關爲人所宜首讓其利害禍福不懲於報應之爽也余歷閱是書迷者與不迷者之利害分毫不遷也退者與進者之絲釐不悞報也故謂人間私事神鑒如電

二 關指迷序

可不畏哉

石塘誌

四

一一關指迷叙略

財色二關是世人生死關利害關貴賤關禍福關總而言之迷與不迷而已迷之而死與害與賤與禍行且隨之得所指而悟焉是真離死得生去害就利易賤而貴轉禍爲福嚴師益友鍼芥藥石此指迷法也編輯古今軼觸目警心亦指迷法也是編爲予三十年前夙願而有志未逮者也余友篤學士去春與之商輯慨然獨任今夏余自都門歸甫抵里而余友郵寄是書來予不勝狂喜爲之按篇校對見其書日工整評語醒豁洵足指人之迷而呼之使出也急付剞劂工費煩重方苦獨力難肩適有二友樂分臂助遂以成事噫是書未成是予三十年不迷而仍迷也今幸編輯者成於始助刊者成於繼得公同好以破羣疑啓余指迷之心示人指迷之徑皆余友力也尙望當世君子廣爲推布使天下迷於財色之人得所指而不迷遇有迷而必指斯余之所深願也爰爲叙

光緒己丑榕垣抱一子謹誌

二 關指迷叙略

財色二關指迷總錄

大旗馳報	列炬送行	尙書賣田	狀元還釧	仁慈得地	孝友受官
分財堅讓	承嗣不爭	姊妹隱田	昆弟析產	負兄嘔血	欺弟染瘟
呈軸告官	碎契控縣	囑令笞兄	入闈嫁媵	敬節彙書	分財備誌
半產還兄	千金歸壻	見朱衣神	夢緋衣吏	罄罈贖罪	變產出囚
二囚對案	九命訴冤	接玉訂婚	贈金送別	受賄斷婚	追租作孽
還妾會子	活人得孫	吝財叱女	貪利沉妻	焚券挈妻	賣田全女
妻女償財	父子變畜	助錢養母	納杯全交	用計買屋	設法謀園
先生管業	良友還金	嵩山見友	蛾眉遇仙	藏金待子	發粟僱傭
異人授丹	眞君設座	大風陡起	回祿三遭	歎歲難買	昂值曲從
種子奇方	置產良法	廣置莊田	御書國寶	修長白寺	建育嬰堂

全助三金 勉刊一板

化婢遇狐 打夫假虎 燬券恤孤 拂衣感女 污壞爐金 認輸瓶寶

規友製衣 還女焚券 還陽警衆 謀反滅門 擊玉感孀 還釵全婢

將軍斷腕 風子去陽 室鎖三女 樓脫諸婦 對天悔過 誦佛消愆

竊鞋陷客 借被疑師 旅邸寄書 寓樓感夢 讀訓躍起 掩卷凝思

短簡類抄 寓言備列 閉門諭女 留寓戒孀 觸雞動情 呼猫示意

宿禁脫陽 入闈繫頸 熄燈入室 墜布登樓 碎鏡晨驚 折花夜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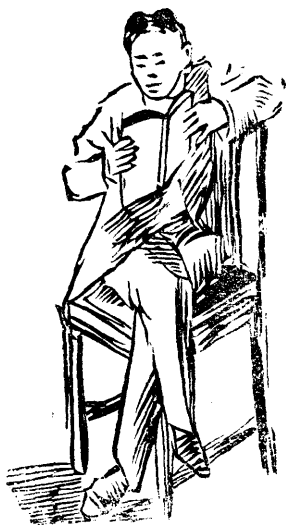
奸尼被戮 礫匠受誅 騷婦負夫 孀姑陷姪 犬嚙奸奴 馬除淫客

懷奸挾刃 賣笑償銀 乘醉謀珠 報冤牽線 紈錫製衣 玉卮行酒

置毒斃女 蓄藥誤妻 勢脅犯妻 計謀盜婦 絕裾竟去 冒雨而行

陷賊共房 避蚊同帳 登舟急避 執帚力辭 叩門誑婦 登榻假郎

不犯老嫗 更迎病妻 哭妻忘瞽 娶婦甘盲 義不犯女 病恐誤人
攜被借宿 傾囊助歸 視井擠妻 持刀脅婦 糟躡穴中 羊鳴戶外
攝兒傳語 覓女隱形 建醮通孀 燒香逼婦 戮奸顯聖 戒慾示懲



財關指迷

大旗馳報

祝染延平人性慈仁好善見人急難無不竭力周濟遇歲歉時捐資設廠施粥活人無算嘗謂人曰人生在世貧富不齊富者易處貧實難堪安常處順之時守分者猶能度日至凶荒水旱疾病死亡籌借無門誠堪憫惻稍有資財者誼屬戚友鄉鄰自當體恤周濟卽素非謀面旣經聞見亦何忍重賞自擁坐視其困苦顛連而不一救也余受祖宗遺蔭幸不至貧遇有此事情不少通融此心便過不去非敢云施濟也惟欲稍蘇人困望他時無受困時耳晚年生子甚聰慧試舉日鄰人有夢馳報狀元者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報及榜開乃染之子也染猶及見。

祝染一篇議論凡有資財者皆宜涵泳

列炬送行

河南劉文正公諱理順鄉薦後久不第讀書二郎神廟中聞哭聲甚哀問諸其鄰鄰曰渠子出外七載母老且貧嫁媳圖活昨得遠商十二金今夕當去姑媳不忍別耳劉忽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只有

納糧銀十餘兩。明日須交官。劉曰。速取來。官糧再爲借當。遂假作其子書。言離家後。獲利五百餘金。擬半月後使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姑媳得銀信。急告商。還其銀去。越十餘日子。果歸。書中所言悉符。子聞駭甚。歎曰。殆我生平忠厚。神其憐我乎。合家叩謝天地。是年會試。公起程前夕。夢鼓吹列炬。二郎神送出廟門。及臚唱狀元及第。其子後知劉公所爲。踵門謝。公終不認。吳郡洞庭山席氏。其先世諸生某公事。與此同。所拯係木匠母妻。木匠歸後。訪知是公。往謝不認。木匠曰。相公陰德不居功。小人豈可忘報。聞郎君將娶。小人親造一牀來。願郎君吉利。多男。相公勿却。後果連生幾子。至今科第不絕。爲洞庭巨族。

假書寄人。全人夫婦。陰德莫大焉。尤難在家中乏用。勉爲此舉。仍復到底不認。真盛德也。席氏事同報翼。子孫科第亦甲洞庭。

尙書賣田

台州應公尙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說曰。某姓之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公次日訪之。某家果有逼嫁事。急賤價賣田。得銀四兩。僞作其子書。使人寄往某家。父母得書。知男無恙。大喜。嫁媳之議遂止。媳得相安。不數時。其夫果歸。公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旁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嘉乃心。命作陰隲尙書矣。我何敢職。公自是益修陰隲。後官果至尙書。

尙書不尙書。當賣田時。公未計及此也。聞縊死。卽在明夜。計非賤價以售。將救不及。四兩銀雖少。而當時一命完全。他日一家聚團。皆賴賤價賣田之力。故財至常用處。不容有半點吝心。

狀元還釧

羅倫入都會試。宿山東旅邸。僕於後院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倫歎資斧缺乏。僕以金釧告。倫大怒。欲送還。僕曰。如此往返。恐誤試期。倫曰。人家遺失此物。尋覓不得。必疑婢僕偷去。倘被主人拷訊致死。是誰之咎。我寧不及試。勿令人死於非命也。急急復至其家。果因婢夜潑盆水。釧在水中。誤棄於地。次日尋不見金釧。主答婢。婢欲尋死。夫責妻。妻欲投繯。一門如沸。公至出釧還之。全活二命。主人大喜。欲款留數日。倫以試期迫近。力辭。遂登程去。人以倫功德浩大。咸以狀元許之。至京已三月初四。倉皇投卷。果大魁天下。

還一釧而活二命。實心向善者。猶能爲之。難在資斧缺乏。試期迫近。功名不自愛。慨然復至其家。見得救人。事大人。大魁天下。天復何負於人耶。

仁慈得地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性好善。常作粉團施人。見孤苦無依者。倍加憐恤。久久不倦。一仙人化作道士。造其家。索粉團六七團。後每旦往索如數。母與之毫無吝色。衣破兼爲補綴。及大破亦爲換製。道士居無定處。託看山爲名。

時來時往。如是者三年。察母待已如是。待人亦如是一日謂母曰。頻年擾累爾家。耗費不少。愧無以報。我素精堪輿術。某山有一吉地。可買之。留爲爾老人壽域。他日子孫官爵。定如一升芝蔴之數。不數年母死。其子依穴卜葬。累代簪纓。至今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

粉團至小。每人日六七團。積計之物小而費不少。老母善心誠篤。始終不倦。宜其感動仙人也。

孝友受官

申積中乃宣義郎起之子。起與學士楊光素爲中表兄弟。起之母。素之姑也。素以子有癯疾。積中始生時。遂抱歸爲子。素後連生二子。積中曲盡友愛。兩遇恩蔭。推給二弟。後積中登進士第。數年光素卒於餘杭。積中扶柩歸葬。俟弟妹婚嫁事完。盡以家財付二弟。謂之曰。人止一父母。我有兩父母。究竟所生所養。恩無二致。既報所養。亦宜報所生。今父母大事已了。又得二弟以承祭祀。弟宜自立。我當歸宗。二弟挽留之不可。作歸宗議數千言。以明己志。乃歸拜父母。又訪生母杜氏於貧巷。生母垢跡抱哭。迎歸奉養。後二十餘年。父母死。葬事甫畢。復以家產歸本生諸兄。與生母自出就居。諸兄曰。弟既歸。胡又去。積中曰。弟歸宗欲報所生也。向爲楊氏子。祖父餘資。皆諸兄所應得。及今不去。能保後人異日不爭乎。決然遂去。後許光庭薦於朝。詔褒美官。永興路提舉。復與其子官。

出繼不爭財。歸宗不爭財。輕資財。重孝友。積中誠名教中人也。兄弟爲骨肉至親。世有爭財與訟者。天性何

存。

分財堅讓

閩人有丁姓者。兄弟三人。長名岱。次名嵩。三名岳。岱治家。嵩出外經營。岳業儒。兄弟和好。從無間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嵩祇生一子。甫四齡。一日岱謂兩弟曰。食指漸衆。家業未增。不若析產爲三。各覓生計。嵩曰。九世不分。傳美千古。我兄弟承先人福蔭。不能勉法古人。已爲可愧。今兄有四姪。弟有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膏而我子獨豐。請析爲十。岱曰。兄弟三人。析爲三。常理也。析爲十。吾弟偏枯矣。不可。嵩曰。同爲兄弟之子。豐膏何司不均。兄當聽我言。始爲公道。岱以弟有盛德。恐拂弟意。從之。嵩後貿易湖農。有欠賬千金。乃岱岳所未知者。嵩索取歸。抵家病革。口不能言。但指銀示諸姪。手作十字狀而卒。兄以嵩死。弟婦無依。不忍利其有。是夕婦夢嵩曰。我兄弟析產時。必析爲十者。恐薄諸姪而厚我子也。汝今違我志。獨據千金而有之。雖我兄有命。汝仍携出。婦如其言。出金付岱。並述亭中嵩語。岱遂十股均分。丁係白屋。從無列宮牆者。獨嵩子勵志芸窗。未三旬成進士。累代書香。

兄弟三人。不析爲三。子姪十人。必析爲十。嵩惟一子。嵩止得十之一耳。論常理。誰肯甘心。嵩乃不忍姪膏而子豐。子不豐而能成進士。不豐何害。不豐正進士所自來也。岱以千金盡與嵩婦。亦是不可及處。析產者當於此處參透。

承嗣不爭

吳翁諱大倫。號至愚。武進人。叔資饒無子。翁係長房次子。例應繼。從弟利其資而強繼焉。翁勿與較。慨然讓繼。族中有議者。謂翁曰。爾例應繼。某例不應繼。訟當得直。翁曰。應繼不繼。我罪也。今某要繼。我叔承嗣有人。吾祖多得一孫。吾父多得一子。何訟爲。議者曰。奈財歸某何。翁曰。財果爲我所當得。今日不得。他日必得。天不負人也。且讓之。則財全歸弟。訟之。則經費去一。賄賂去一。所耗不已多乎。我與某乃同曾兄弟。除却我應繼。某亦是應繼的人。我必與爭。我得財。某失財。怎肯甘心。他日兄弟如仇。譬奚以慰祖父之靈於地下。聞者歎服。翁遂匾其居曰聽天終身絕口不言應繼。及兄死。兄子岱麓諱嶽。纔四歲。翁撫養教育如己子。因得成進士。後岱麓臨終。囑諸子曰。吾賴叔父以成人。子孫須共戴之。翁子崑麓諱嶽。登賢書。爲理學名儒。至今五世。科甲接踵。叔無子而富。承繼不與弟爭。此不貪財也。兄有子而孤。撫育直如己出。此不惜費也。至情至性。油然而發於倫紀之中。生子爲理學名儒。留芳不朽矣。

姊妹隱田

宋呂陶爲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共隱幼弟田。弟長而赤貧。控之。公問弟田在何地。弟開載詳悉。公親詣量田。畢。集三姊訊。供承父遺命。派分。令繳券驗。開載與弟符。而無父筆迹。謂姊曰。爾父並無字據。安見是分與爾者。姊

有分弟豈無分。汝弟田在何處。汝試言之。三姊語塞。公斷吐田還弟。弟感荷公德。願賣田之半。作佛事以報公。意蓋欲爲公壽也。公知其意。從容諭之曰。汝欲報我何意。我非有私於汝也。據情直斷。爲民父母。宜然。何待報爲。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幸有彼主守。故田到今尙在。不然亦必爲他人所奪。今與其捐半供佛。曷若分遺三姊。以全骨肉之恩乎。弟從之。友愛如初。後陶位至中丞。

不利弟之報。而使分姊以田。完人骨肉之情。公誠有大臣度也。

昆弟析產

武昌劉克謙。與弟克敏。克寬。析產分田各十頃。房資在外。謙知足喜周給。貧乏。嘗語二弟云。吾輩德薄。坐擁厚資。不於此時作些善事。恐得罪神明也。二弟不聽。敏刻薄圖利。性慳吝。不肯一毫濟人。寬豪放奢侈。暴殄天物。克謙見不過。勸敏曰。計較錙銖。招人怨恨。逐年所得善事。又不肯爲。徒爲子孫積財。弟知子孫能守否。勸寬曰。資財用作好事。雖一錢亦有着落處。弟如此浪費。不亦辜負先人乎。敏寬以爲迂。見謙濟急賑貧。反誚之後。敏二子浪蕩。敏憂鬱死。寬遭火。因事死獄中。乏嗣。謙家不增豐。子成進士。

一吝財。一耗財。一善用財。善用財者。遇當用處不少。吝不當用處亦無虛耗。故用一錢。便有一錢功德。積而計之。未可量也。

貧兄嘔血

信州劉君祥病將死。一子尙幼。泣謂弟君祺曰。我與爾爲同產兄弟。我若不幸。待我子當如待我一樣。我子年幼。諸事未諳。吾弟暫時代管家財。俟其長成。交他自理。地下決不忘報。及卒。君祺利其產。以姪幼稚無知。設計逐之。兄產悉歸君祺。後五年。鄰人張善祥。途遇君祥。憂容滿面曰。吾弟貪圖吾產。陷害吾兒。如不急改。吾將有以報之。有書一封。乞付吾弟。善祥接書。忽不見君祥。始悟其死已久。驚走回家。以書付君祺。並述兄語。君祺不信。一日對客飲。忽大呼曰。兄來兄來。嘔血數斗。兩手如懸而死。

兄子猶吾子也。貪財負託。在朋友尙且不可。况在骨肉之親。世有君祺其人。急加猛省。

欺弟染瘟

聞大名娶妻劉氏。父早故。遺下幼弟大經。童養媳吳氏。大名掌家業。待弟如僕。劉待吳如婢。驅遣稍不當意。輕便罵。重便打。兩人素被降伏。不敢與較。大名夫婦食珍饈。衣錦綉。大經吳氏鶉衣藿養而已。其母年老忠厚。受制於長子。欲持公道不能。大名屢賣產業。將銀入己。母曰。父生爾兄弟兩人。爾今日賣房。明日賣地。業將罄盡。幼子長成。將何爲生。大名反抗聲對曰。一家若閉口不食。則不用賣矣。母嘗竊布一匹。與吳氏作裏衣。劉知之。搜其篋奪去。曰。爾夫婦吃我現成飯。安享自在。尙欲着新袴耶。後劉氏生女。吳氏在房服事。由朝至暮不得食。母憐其飢。呼

出與湯飯雞子使食。劉氏大怒。從牀上躍起。奪倒淨桶中。母仰天大哭。須臾黑雲四布。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淨桶劈開。雷神被血汗觸。不能飛騰。落於產房牆外。萬目共睹。神猴形兩翅。與廟中塑像約略相似。大名徧延道士。誦經禳解。數日忽不見。劉氏自此每遇陰天。卽頂血衣於首。以防再擊。一日天氣清明。劉氏方折榴花插髮。忽雷聲大震。劈碎頭顱。榴花尙在其手。大名亦旋染瘟疫而死。母搜出私置田房契約。盡交幼子執管。所生一女。大經夫婦代爲撫養。擇配。婿復不成材。逃走不歸。女卒依叔孀終老。

處骨肉間。極力爭財。反不得財。以其失孝友之道也。大名瘧死。劉氏震死。可畏哉。

呈軸告官

閩中富宦倪某。年七十娶妾。生一子名真郎。已十歲。倪老病。妾左右侍奉。乘間言曰。主翁倘有不諱。此盤盤者將何所託。倪曰。我爲此事。籌之熟矣。長子爲人好佔便宜。我死一應產業。勢必全吞。真郎幼孩。若與爭。是以羊敵虎。萬無生理。我有小照一軸。爾可慎藏。俟真郎成人。遇明白官府。持以控告。管爾母子受用不盡。言訖。卽呼長子至榻前。自寫遺囑。將產業判與執管。妾母子撥給東園草房五間。日與米二升。錢十文。爲養贍。須臾瞑目。長子不候七終。將妾母子驅入草房。遺命錢米十不給二。妾與人縫裳。苦捱度日。真郎年已十六。時逢除夕。長子宅內備極繁華。妾母子孤燈相對。竈冷廚荒。淒涼無限。真郎曰。兒非父之子乎。業產理應均分。今兄富兒貧。母並不敢言何

也。妾曰：爾父在日已慮及此。付我小照一軸。命俟爾長成。持軸控官。定有好處。爾年已十六。新任秦縣主斷事。極明。我與爾合當往控。遂於開印日。母子呈軸哭訴。秦公展看。乃一年老官員。懷抱幼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不得其解。吩咐異日候審。退堂細思曰：懷抱幼子。此子乃係伊親生也。一手指天。欲問官照天理斷也。一手指地。不知何謂。乃取軸向日照之。見隱隱有一指闊寸餘長紙摺在內。忖曰：是必有異。輕輕挑開。紙取出。看明大喜。次日乘轎至倪宅親勘。長子出接。公曰：爾弟告爾獨佔家產。有之乎。長子出遺囑爲據。公曰：俟到草房看明。當有公斷方至屋。忽作揖讓狀曰：原來是倪老先生。坐定。又作聽語狀曰：大公郎如此欺心。卽當重究。稍停。又曰：既老先生爲大郎說情。但二郎何以存活。又停半晌曰：老先生可謂深心矣。如此厚贈。斷不敢當。大駕請回。卽當處分。又作送客狀。至門外三揖而回。遂設公案排衙陞堂。喝大郎跪下。責之曰：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爾何敢獨據父產。適間我所見穿綠袍白鬚面有點痣者。非爾父耶。大郎叩首稱是。公曰：令尊不忍爾受刑。再四求饒。只他母子何以安插。大郎曰：父有遺言。給草房五間。米二升。錢十文矣。公曰：錢米亦不用破費。遺囑產業。照舊與爾享用。只此草房之內。上至天下至地。一切所有。俱歸爾弟。大郎思家業全得。又日省錢米。數間空屋。落得應承。遂親寫遵依。公卽命人挖開東首地土。有白銀萬兩。曰：此爾父分與爾弟者。又挖西邊地土。曰：此下有幾兩黃金。係爾父送吾作謝者。挖一巨罈。內藏黃金千餘兩。公留半。餘命擡回。斷銀與金。交妾母子。曰：金本謝我者。我不敢當。姑受半。勿負爾。

先人厚意。立案永不許再爭。

長兄不恤幼弟。致使黃金藏在家中。轉被縣官擡去。幸是秦令稍有天良。僅取其半。不然。祖先遺物。悉歸他人。豈不可惜。妻有大小子。無嫡庶。恃嫡凌庶者。當佩秦令兩言。

碎契控縣

朱性齋諱椿。江南婁縣人。考亭裔也。生平行功過格。仕於浙。興義學。建義塚。修育嬰堂。刻勸善書。施捨藥餌。戒殺放生。凡有利人處。毫無惜費。仁慈明斷。復爲近代罕有。守金郡時。義烏縣民虞全。士買虞盛公田一畝五分爲業。後二載。盛公姪祖福。又賣此田與虞兆文。致全士與兆文爭控。兆文一日登山墜崖。跌傷偏右。並右肘。數日死。弟兆賢頓起奸謀。思欲陷全士。永掌田業。令二子乘夜擡屍。自將兆文雨傘包裹。帶至王頂塘。沈屍於水。置傘物岸上而歸。次早虞佩生汪大玉過塘。拾傘物。見傘刻兆文名。往告兆賢。兆賢與同赴看。暗將兆文原買田契與控縣呈稿。扯碎散棄塘。全士見字拾取。兆賢見之。控稱兆文於四月初九日。雞鳴赴縣催審。被全士半途打死。拋塘控縣。縣驗有致命重傷。死後棄水。嚴刑訊全士。問絞擬抵。遂成冤獄。案及郡。朱公一見讞詞。瞿然曰。是案疑竇種種。竟至大辟。吾不忍也。遴委蘭谿令會同研鞫。究出實情。問兆賢反坐罪。釋全士歸。斷田令執業。追虞祖福田價。還兆文妻子。闔郡紳民咸頌朱公明鑒。乾隆十六年。聖駕南巡。以朱公賢能。特陞溫處觀察。

移屍詐命兆賢欲得田耳。乃田不可得。而罪已加身。朱公生平慷慨好施與。賢能著望。陸轉增榮。噫。孳孳爲利。與孳孳爲善。禍福皆出自求也。

囑令答兄

朗陵舉人某。性極貪。一同堂兄。以口角與富家爭。富家控縣。後知爲舉人堂兄。賄以金。令勿左袒。舉人利其賄。反囑縣官答兄。兄白丁無功名。縣官集訊。以受舉人囑。斷兄不合責之。責至十板。其人痛楚難堪。大呼曰。乞看小人兄弟情面。姑饒一次。官問兄弟爲誰。曰某舉人。乃小人堂弟也。官不信。問左右。皆曰然。官喟然歎曰。孔方兄勝於同堂兄如此。謂其人曰。不看汝弟臉上。當責四十。但口角細故。汝弟讀書明理。與汝又是一脈至親。何以不出調停。致汝公庭受責。幸汝早說。不然。汝弟臉上亦不好看。遂釋之去。後舉人無子。繼堂兄子爲嗣。知其事者咸鄙笑之。

縣官數語。是諷舉人也。舉人聞之。豈不愧死。

入闈嫁媼

海寧茶磨山史濤。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資。商於父曰。媼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弗嫁之。父然其言。囑媒嫁於農家。鄉俗再醮者。不問身價若干。里中皆得染指。史家僅得五金。濤遂攜金赴試。甫登舟。妻卽在家病狂。作亡叔

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爲此滅倫事。我妻係汝夫何人。忍遣別嫁得金。以爲費用。天理人心。全無半點。在不讀書者。尙且不該。况汝夫乃學裏秀才。竟敢胡爲亂作至此。我今必折汝夫婦。怒罵不已。其父禱之無效。及濤入場。精神恍惚。兩場俱見其叔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出闈至寓。病不能進三場。急買舟回。離家十五里死。訃至。妻病愈。賣孀求名。卽終場亦將無濟。况冥冥中有與爲仇乎。

敬節彙書

明侯始覲信陽州人。族繁有婦人新寡者。覲聞之。必使婢頻頻問餽。爲計長過。今婦可以溫飽。人問之。覲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覲必約鄉里公舉。建坊者凡十餘家。後子爲總戎。覲受封焉。陝州方揚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病將終。亟奔歸。猶及殮。拊棺大慟曰。余鮮兄弟。余之身。卽兄之身也。兄旣棄。余余今而後不母視寡。子視孤者。如此木尸。聞而吁乃瞑。揚終身不食言。後登進士。官杭州太守。程有才。江南婺州人。與同鄉諸生胡士佳友善。士佳歿無子。妻窮老伶仃。不能給朝夕。有才每年分粟助之。九年不倦。曰。恐負吾友也。後有才壽九十餘。無疾而終。

恤孤所以敬節也。宗族兄弟朋友以外。凡有力者皆宜矜恤。

分財備誌

江州朱原虛有詩名。父亡時。二弟幼。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二弟流離居外。原虛屢試不售。偶請亂仙降筆。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藏私篋。不及姜家布衣香。原虛得詩惶恐。召二弟歸。均分所遺。勸勉力學。後皆登第。薛包與諸弟分財異居。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也。奴僕取其老邁者。曰與我共事久。爾等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後諸弟皆破產。包復賑之。

一則先匿後分。本心未壞。一則推良取惡。天性過人。有兄弟者皆宜效法。

半產還兄

本朝顯宦某公。年六十無子。夫人性嚴妬。不容妾。妾公屢諷不聽。乃取家產兩分之一。一半與弟。一半留供自己薪水。一日內陞戶部。命弟備禮帶京。送人弟向己篋中檢點。其妻奪住。曰老絕戶無子。我僅得一半家財。還請我夫婦吃他現成茶飯。我恨已深。今既內陞。何不取己物裝些臉面。反派到我。如此計算。他日死後。豈家財不落在我的手。夫妻正在爭論。夫人適遠窗下。語語刺骨。而老絕戶三字。尤傷其心。公起程時。夫人推病不行。俟公行後。大出資財。買精壯女子五人。竟舟親送入京。公聞夫人至。出握其手。曰何不同行。乃獨行耶。夫人曰我爲君送妾來也。令五妾出拜。皆好女子也。公狂喜不禁。夫人按五妾經淨時。遣侍公寢。期年得三子。又二年得二女一子。夫人乃命治裝。携二子一女回。公曰感夫人賢淑。使我無子而有子。今正可同享富貴。奈何捨我去耶。夫人曰我有積忿。

在心。歸與叔嬖算賬耳。至家。請親戚至。並召叔嬖責之曰。爾祖父並無遺產。賴爾兄勵志雲窗。得有今日。使爾夫婦生享成業。反罵我爲老絕戶。是何道理。我聞兄無子。弟受其業。今我有子女。爾安得仍分吾產。遂將前所分盡數取回。叔嬖懊悔無及。抑鬱成病。不久皆死。存一子。仍依夫人過活。

家財一半與弟。亦甚盛德。乃貪心不足。欲盡據而有之。乃快。他時將求一半。亦不可得矣。叔嬖誠毒。夫人何不轉念思耶。非他一激。四子二女。却從何處得來。

千金歸壻

李得章中年斷絃。子壽官纔十四歲。得章治貨千擔。赴湖廣發售。家人李用管押。自携壽官。覓快船先行。舟次烏江。父子登岸閒玩。至一大王廟。有道士持緣簿請曰。本廟刊刻感應篇。求居士喜助工價。適篙工至。報云風順。立等開船。得章急同子下船。掛帆而去。至中流。陡起暴風。舟覆。父子俱落水。得章被漁舟救起。適李用貨船亦至。一見主人大喜。隨請過船。重謝漁人。得章以失子大慟。李用邀同登岸散悶。復至廟中。道士問知其故。曰。感應篇乃救世靈文。頃居士未經喜捐。故遭此難。得章曰。果太上有靈。得子相會。願全出工價。不用零募也。命李用取銀二百兩。付與道士。主僕押貨船去。至武昌行中。有一老商傳有才。折本難歸。流落在此。有才能言語。善奉承。與得章遂成莫逆之交。時武昌售貨較遲。得章留一半在武昌。一半與有才李用。赴荆襄出脫。甫半月。接武昌行主信云。

貨已賣銀千兩。將銀票送還。得章將票交有才往取。有才取銀逃歸。得章知之。付之一歎。及荆襄貨售。以訪壽官下落。延二載始歸。豈知壽官落水時。抱大木漂至一村。被寡婦收養爲子。入泮後。偶到溪邊。見一少女赴水。急往救之。問其故。女曰。妾父傅有才。久出作客。將妾寄養舅家。表兄不良。欲賣入娼家。是以尋死。忽人叢中有一老者。驚問女曰。汝何事在此。女視之。乃其父也。道明原委。有才感壽官之救其女。遂以女妻之。將所拐千金付焉。壽官思父切。一日邀岳父買舟。同至烏江。離大王廟不遠。見後舟揚帆而來。船頭立一人。宛似其父。至則果父。父子相見。狂喜欲絕。得章細問前事。壽官一一備說。得章進艙。請姻翁相見。有才知是得章。以被蒙首。堅臥不起。得章揭而視之。乃有才也。大笑曰。昔爲好友。今爲姻親。千金仍付吾兒。何害焉。相好如初。遂同往大王廟酬願。板適刻成。復施三百金以助印送之費。酬願復助三百金。猶人情所時有。所難者子未相會。卽取二百金付與道士。惟信之篤。故報之奇。

子幾死而復生。銀幾失而復得。皆全出感應篇工價之力也。故遇有當行善事。看得財輕。食報未有不厚者。

見朱衣神

天啟間杭城失火。風急火猛。延燒無數。一江西商寓近火所。火及寓頓熄。風起復燃。火盤寓後去。寓獨無恙。人異而問之。對曰。恍惚間見朱衣神洒水屋上。故得免。聞者皆曰。此非有大功德。夫能感動及神。因問作何善事。商言

無有固問之商曰。實無善事可述。何敢妄言。衆知商爲善不居功。遂不復問。後復有客杭州者。知有神助事。告人曰。此吾姪也。吾兄有五子。某居長且嫡。出餘皆庶弟。父歿時家無儲蓄。庶弟皆幼。某專心立業。凡有進款。除家計外。一錢不敢浪費。拮据二十年。積至五千金。俟諸弟冠婚畢。請宗族至。析財爲五。兄弟均分。弟曰。財由兄發。兄宜多取。某曰。諸弟甫成立。吾善經商。均分已是多取。誓不敢多得。合族義之。免災殆爲此耳。

兄弟爭財者。當熟玩此篇。

夢緋衣吏

嘉慶己未。鼎元。姚秋農學使。名文田。浙江歸安人也。己未歲元旦。有人夢至一官府。聞喧傳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緋衣吏。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而不知其爲誰也。及臚唱。姚公爲第一人。有以此夢告者。公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公憲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於公。請必置之死。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是歟。

金不當受而受。是昧心也。囚不應殺而殺。是欺理也。欲得金。勢不得不殺。囚屏金出。囚惟不貪財者始做得。到澤及五世宜哉。

罄罈贖罪

邯鄲張封君繡家貧無子。謂妻曰：吾聞欲得子須行善事。我家乏資爲善殊難。自今日始。省食省用。日積錢若干。俟積多。取爲善事。何如？妻曰：善。遂置一大罈。積十年而滿。適鄰人犯罪當徒。三子俱幼。擬賣妻贖罪。繡懼某賣妻無人撫子。子不能全活。乃謀諸妻。妻曰：一舉而三善備焉。急行之。某免徒。贖人之罪一善也。妻免賣。完人之節二善也。子得母撫養。恤人之孤三善也。速與某言。勿使彼夫妻子母痛別傷心。張遂罄罈所積計之。苦贖納不敷額。妻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神抱一嬰兒送之。生國彥。官尙書。

此亦一種子奇方也。代人贖罪。在富翁不難。在貧人殊不易。張蓄積十年。尤賴賢內助一釵。纔完此事。一婦善念油然而發。使人骨肉團圓。功德浩大。宜其得子。且官尙書。

變產出囚

蘇允明性篤學。有善相者曰：子壽不過三九。允明快不快。遂四出消遣。一日至公府。見少年囚哭甚哀。允明問之。囚曰：吾被盜誣。追贓抵償。家貧無資。重刑又當不起。今將賣妻以償。心不能捨。妻乃新妾。尙未合卺者。吾何命苦如此。甫娶來。又當賣去也。言罷復大哭。允明惻然曰：爾勿哭。我爲爾設法。允明歸。急將產業變賣。代完贓。少年出。携妻往謝。辭不見。夫婦感泣而去。後相者復見之曰：異哉。子似大有陰德者。允明語其故。相者曰：事不拘。

大小。卽一文與乞兒。能救旦夕之死。猶足回天。况完人夫婦乎。遐齡不待言矣。復享壽九十餘。子亦貴顯。變產出囚。完人夫妻。卽所以延已壽命也。世能學蘇允明之疎財力善者。何怕不易短折爲壽者哉。

一二囚對案

常州江陰俞生。乾隆某科南闈鄉試。甫畢頭場。卽治任。衆怪而問之。言語支吾。而色常慘沮。力詰之。不得已始告曰。言之痛矣。先君宦遊半世。解組而歸。病革時。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爲大罪惡。諸冥司對案。陰報當絕嗣。以祖宗有拯溺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弟地獄之苦。已不得脫。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也。汝兄弟其各勉爲善事而已。言訖而瞑。後兄曾繼死。惟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污卷。昨三更脫稿。倏一人披帷入。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愁苦。責子曰。汝旣不能積轉累功。挽回天意。奈何忘我遺囑。致我奔走道路。辛苦備嘗。且重獲罪。若再不悛。禍不旋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灑。遂失所在。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譴。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連大士。救拔亡靈。幸諸君垂鑒此衷焉。衆聞。昨舌同號陳扶青。作廣山詩以送之。

仗先人拯溺有功。乃得身爲縣令。倘無受賄殺囚之事。安見祖宗流澤。不逮子孫乎。可惜可惜。

九命訴冤

歙縣蔣紫垣。流寓歙縣程家莊。以醫爲業。有解砒毒方。用之無不立愈者。但必索取重資。然後取力以付。不滿所欲。遂坐視而不救。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貪利之故。誤人九命。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痛死。今將赴轉輪。哀求鬼卒。得來見君。特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我少受一世孽報也。言訖涕泣而去。主人醒。錄其方。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藥也。又聞沈丈豐功曰。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

死後授方活人。求免受報。何如生前出方活人。轉堪造福。世有得秘方而貪利者。可以悟矣。

接玉訂婚

開封卜霖蒼。富甲一鄉。喜交匪類。生事。妻俞氏諫不從。重九日。卜置酒城外酒肆。僭無賴數人會飲。適一外路書生至。見卜不爲禮。卜怒曰。何物餓殍。如此大模樣。生答言不讓。卜揮拳毆生。生舉手一格。袖中脫出金扇一柄。白玉墜晶瑩可愛。卜接去曰。留此免打。生曰。此我祖傳至寶。留作聘婚用者。爾何得強奪。卜曰。爾果能發迹。吾將女嫁汝。生欲與爭。店主拉之出曰。此人不良。扇墜事小。性命事大。勿與爭。生忍怒而去。卜妻俞氏知卜怕鬼神。用匕首。一上粘小帖。託爲雷神語曰。爾不速改。立行天誅。潛置枕畔。卜醒見之大慙。櫛沐對天懺悔。再不敢爲非。妻曰。欲改過還須爲善。我家頗有資財。何不廣行善事。以贖前愆。卜從之。力行三年。用財不少。施惠亦多人。咸稱爲卜善人。長官亦欽慕之。縣尹吳育龍。因卜年荒代民完糧。製一匾曰。一鄉善士。親送其家懸掛。忽報按君入境。尹出

郭迎接。拜謁畢。按君曰。有卜某者。乃大惡人。吾已行府差擊矣。尹愕然曰。此善士也。歷受旌擢。不識憲臺何所見。指爲惡人。按君曰。此人之惡。不但耳聞。抑且目擊。貴縣代爲迴護。得無錢神有靈乎。尹曰。屬吏與憲臺所見不同。稱謂自別。殺人媚人。不敢爲也。長揖辭出。府廳進見詢之。語與縣尹同。按君心疑。仍扮舊日書生。至前肆私訪。店主人一見喜曰。我處卜善人。屢次訪問官人。今適在店後。可入相會。蓋卜預得尹信。借此暫避。一見生。握手忻然。生曰。向見忤門下。未知何故轉承下問。卜曰。前得先生玉墜。約訂婚姻。小女今猶待字。如先生有室。謹將原墜奉還。如未聘。前君可踐也。生笑曰。翁如此至誠。大非昔比。可喜可賀。但小生一貧徹骨。有辱門下。奈何。卜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吾家計頗豐。先生何慮。但我現被按君訪擊。未知性命如何。得見先生。完却小女大事。胸中亦少一牽罣矣。生察其誠。遂耳語云。吾卽按君也。出印章示之。卜伏地戰慄。不敢仰視。生扶起曰。昔因小忿相忤。今爲翁壻。河畏焉。卜謙不敢當。生曰。翁不食言。久滯令愛佳期。君子也。吾豈肯獨爲小人。翁速歸。我旋行府銷差矣。次日卽令縣尹爲媒。擇吉成禮。卜後以壽考終。

卜變惡人爲善人。由於內助。亦由於不吝財。卜當時倘有吝心。施惠不多。感恩亦少。則善人之號。里閭未著。官長弗知。按君臨境。其得免乎。甚矣財之不可吝也。

贈金送別

虔州周志大爲廣南縣尹。生二女。長適同邑。齏買之子趙鄴侯。次字同官。吳遵道之子慶郎。遵道歿於任。妻亦繼歿。慶郎貧苦無依。志大欲悔婚。屈於衆議。不得已將慶郎入贅。相待甚薄。其次女復不賢。視郎如僕。自享珍饈。夫食粗糲。白衣文錦。夫着短褐。獨侍女輕紅。識慶郎爲非常人。早晚慙懃照管。一日志大花甲初週。長壻趙鄴侯治觴演戲。偏石親友。慶郎獨坐書齋。無人接待。自早至暮。茶飯不至。枵腹難忍。只得尋妻求食。妻方對鏡理妝。一見慶郎。猝變顏色。罵曰。今日嘉客盈門。爾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在書房藏拙。來此何幹。慶郎告以腹餒。妻曰。爾男子自不能贍。反向老婆求食耶。慶郎亦怒曰。我胸羅萬卷。筆有千言。何患不得富貴。爾拭目俟之。妻扯至鏡前曰。爾試自照。富貴人有此襤褸形否。爾宜速去。勿令寒氣侵人也。慶郎回至書房。自傷命薄。忽見輕紅執燈提榼。推門而入曰。妾因伺應女客。累君受餓。特送酒肴。權充飢渴。慶郎曰。小生不才。受妻輕賤。感卿厚意。何以克當。輕紅曰。此地不可一朝居。君宜速思自立之策。生曰。吾年伯巫某。與先君交最善。今爲河南布政司。久欲往投。但苦路遙乏費。輕紅曰。妾自十二歲積聚。五年之間。約得三十金。盡以贈君。宜努力功名。妾盼君衣錦歸也。慶郎蚤夜束裝。不別而行。至河南謁巫。巫年老無子。重生才。繼爲螟蛉。後巫陞大理寺卿。進萬壽聖節詩。命生代作。生詞華典贍。字學酷似鐘玉。聖心大悅。立召廷試。欽賜進士。入翰林。轉監察巡按。江西御史。行抵虔境。仍布袍敝履。至志大家。適志大爲次女再贅鹽買之子。懸綵張樂。生昂然直入。志大一見。大驚。語其妻曰。窮酸來矣。若放出門。必生訟。

端不若閉諸幽室餓死之。庶無後害。乃假作笑容謂生曰。賢壻可更衣用膳。小女旋出相見矣。親送至書房。扃戶而去。生清冷至晚。正在徬徨。忽聞啓鑰聲。乃輕紅也。曰。觀君衣履如故。氣象軒昂。微服而來。得無故作遊戲乎。生以實告。示以印章。輕紅笑曰。賢夫人若肯稍緩須臾。今日榮顯。誰人敢爭。所配新夫。駸而且陋。亦彰天報矣。袖出菓餅飼生。因曰。貧。叙衷懷。幾誤却大事。君知今日危乎。主人閉君於此。欲置之死。以絕其患也。前後門已令人防守。君插翅難越。生大懼。輕紅曰。掌燈時。妾自有脫君計。君勿憂。抵暮。輕紅携簪髻衫裙至。曰。今日女客多。婢侍叢雜。君改粧。出人自不覺。携手送出大門而別。次日。生發牌履。任盛陳儀。從至周宅。志大冠帶出迎。乃舊壻慶郎也。慚愧欲死。生曰。翁愛富嫌貧。將女再配。翁自棄我。非我棄妻也。覆水不可再收。舊恩豈容不報。吾非尊婢。輕紅救援死已久矣。翁肯以尊婢抵令愛否。志大唯唯領命。生命從役。送五花誥進。輕紅束裝畢。拜別上下。至次女房中。方斂衽拜。女忽氣鬱痰壅。倒地不起。捫之命絕矣。後輕紅生三子。受一品封。

輕紅一侍女耳。罄三十金。易一夫人。亦善用財者矣。人情冷煖。世態炎涼。此何足道。獨羨輕紅作用。有漂母憐韓信心腸。紅拂識李靖眼力。

受賄斷婚

朱愛陶浮梁人。爲蘇州縣令。邑有徽人俞柱者。開典舖。女端姑年已及笄。未字。人時訛傳。點選綉女。民間紛紛嫁。

娶。俞欲得快婿。一時難覓。正在焦急。鄰人張翁云。余表姪蘇茂才。年弱冠。新遊庠。但家道單寒。若不嫌玷辱門楣。願爲作伐。俞大喜許之。翁往說合。卽日過聘。後數日。俞知無點選事。不免懊悔。適妻兄程朝奉携子自徽回來。俞命女拜見。嫣然嬌好。程曰。甥女長成。曾得乘龍客否。俞告以誤配窮儒之故。程曰。幸未合卺。尙可轉移。第囑一人作原媒。云甥女自幼憑伊許配吾子。今來就姻。爲劣矜強聘。拚千金送官。何愁不濟。遂重價延訟師寫詞。懇伊作證。縣令朱愛陶得兩家銀各四百。庭訊時。蘇出庚帖爲據。原媒張翁爭辯尤力。愛陶判云。事急轉許。乃愛女之心。未損明珠。應還舊浦。張不合以有夫之女。妄執斧柯。責二十板。原聘令蘇領回。蘇曰。大丈夫只患無功名。無患無妻笑領而去。俞女歸程。未經年。夫患癱症。臥床不起。後蘇登甲榜。適選浮梁令。愛陶罷官家居。一女自幼許人。其婿不肖。逃亡十數年不歸。愛陶以婿已死。另擇配。已生一子。原婿歸。控於蘇。蘇判云。還珠舊浦。俞程之前案可循。將女重婚。張翁之甘板難恕。念係職員。姑免責罰。命原婿領女去。後俞家被火。程癱子無孫。訟師生結喉餓死。

受兩家賂。枉斷婚姻。朱使俞女受兩聘。蘇且使朱女事二夫。愛陶豈不愧死。

追租作孽

胡勝士出身屠傭。善謀財產。暴得發迹。家資數十萬。夤緣爲郡伯。因狂妄爲上司所惡。不安其位。告病家居。恃豪富。盛氣凌人。交結當道。武斷鄉曲。復從中取利。衆僕俱暴橫。不循理法。胡乘轎出里門。見人不起。立命僕按倒毆。

辱怒罵而去。一日往姻家宴飲。有一書生衣稍敝。胡顧而叱之曰。汝乃卑田院中人。如何與官長共席。有數十人。不平。羣起攻之。主人急調停。士人始散。胡宅近太上廟。其客廳較殿宇稍低。卽加高三尺。顏其額曰老讓堂。雖取尙齒之義。實暗藏太上亦退讓。莫敢與爭也。復侵占廟地爲園囿。一夕夢太上責之曰。爾銅臭村牛。驟享頑福。如何連我亦欺。先令爾吃百日苦。遣力士批其頰。大痛而醒。次日腮間患瘡癩。藥纒如貫珠。痛不可忍。晝夜呼號。醫家弗能治。百日始痊。其佃戶某欠租未清。送官追比。賣女不足償。復賣妻以償之。欠已清。又召佃不與田種。某失業無家。恨胡入骨。聚衆數十人。夜執械入胡宅。殺胡親丁。不留一人。碎割勝土。縛其妻媳與女。赤身擲臥街心。以辱之。資財擄盡。放火焚其屋。乃去。胡媳遺腹子。復浪蕩不自立。昔日侵占田地。旋爲勢家侵奪。遂貧無立錫之地。古人云。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况侵神之地。破人之家。欲長守富待乎。

神怒人怨。雖善謀財產。到底成空。佃戶勢家。殆天所假手乎。

還妾會子

溯廣襄陽姚長者。世襲錦衣衛。家資巨萬。遇有善事。雖重費亦必悉力爲之。生一子名崑郎。年六歲與羣兒登山遊。至暮不歸。遍覓不得。疑爲虎狼所傷。哀慟欲絕。豈知郎被拐至武昌。亦賣與姚姓爲子。及年十八。亭亭一表。今古博通。丁繼父母憂。不能應試。鄰有江南監司張毅齋。避亂隱武昌。一女名倩娘。與郎同庚。見郎老成。欲以妻之。

又恐其腐迂不達世故。因謂郎曰。爾止解讀書。非處亂世之道也。胡不出外經商。亦可歷練世務。郎以無資告。張出資貸之。郎思父在松江日。尙有賬目未收。遂別張逕往松江。姚長者自失崑郎後。百金娶一妾。妾至顏色慘沮。長者怪而問之。婦曰。夫病重。乏醫藥資。不得已賣妾。妾心不忍別也。長者駭然。急命媼當夜送歸。還其券。並贈以金。翌日來謝。辭不見。自是長者不復買妾。屢欲螟蛉。無當意者。一日爲螟蛉計。買舟抵松江。恰與郎過。郎一見。敬禮有加。長者異之。詢以姓氏里居。曰。姓姚。武昌人。問來此何幹。曰。貿易。並索亡父賬耳。問家有何人。曰。止一身。盤桓數日。察郎誠篤。笑謂曰。我年踰六十。尙無子。爾肯爲我後乎。郎曰。某子然無依。彼此又偕一姓。事生父不背死父。甚便事也。遂拜爲父。長者命束裝歸。郎曰。如賬未清何。長者曰。我家豐。世襲三品官。兒隨我回。不愁不富貴。賬目何足介意。買舟歸。將至武昌。郎述張監司貸事。欲往付還。長者取黃金三十兩。付郎曰。途中有方便事。可不計資行之。還債畢。卽至襄陽。相見。郎至武昌。見張府被焚。問知張起復原官。領兵勦賊。兩月前張獻忠破城。女已被掠。郎悵然。又聞人說。賊掠婦女。裝入布袋發賣。十兩一口。郎急往賊營。出金贖三十袋。啓視之。無張倩娘。有一媼姓姚。亦襄陽人。郎詳問之。喜曰。是吾母也。道明原委。母亦大喜。郎曰。俟贖得張倩娘。與母同歸。母曰。倩娘與吾同拘一室。此女美而多智。初掠時。用白巴豆未塗面。如生惡瘡狀。賊不敢近。白布袋有血點者是也。郎卽取銀往買。袋開果倩娘。遂資助衆難婦使去。携母與女歸。先是姚出門。後流寇犯襄陽。掠姚家一空。姚歸竟妻不見。資財藏

地窖中未爲賊取。正悲恚間。見妻與郎並女至。夫婦相持痛哭。問郎得其詳。立寄書達張道喜。張復書云。此子久已欲養爲婿。今爲翁子。小女又在尊府。奇緣奇遇。宜作之合。女知父意。復感郎贖回。並不推辭。遂成伉儷。郎一日洗足。母見脚心亦有七星紋。曰。吾子崑郎。生有此紋。兒莫非崑郎乎。郎曰。兒並非武昌姚氏子。記幼時上山遊戲。被拐。賈往武昌。幼名崑郎。今已改矣。母以告父。共認之。真其子也。一家歡喜難言。鼎革後。郎爲顯宦。

好善不宜失子。失子乃使之得賢婦也。當失子後。猶能不吝百金。全人夫婦。及妻被掠而子贖之。媳被掠而母識之。冥冥中固有默相之者。稱爲長者。可無愧矣。

活人得孫

營州朱承逸爲本州吏目。慈心好施。一日五鼓往府。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問何故。泣曰。負勢家錢三百千。日夕督索。迫逼難堪。計無力取償。將同死於此。朱惻然曰。錢債事小。性命事大。爾勿憂。吾代爾設法。遣僕護歸。隨親詣其家。見悍僕咆哮羣坐於門。朱叱之曰。汝勿得無禮。負債當還。何必如此兇暴。汝主人以三百千之故。幾殺三命。於心安乎。急取券來。我爲代還。僕出券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僕役。以報恩德。朱不受。復以錢三十千資之。曰。後有缺乏。仍到我家來取。後值歲飢。出米五百石賑濟。全活無算。是年生孫。股肱二人。股登熙寧榜。肱亦登高第。官中書舍人。

出錢三百千。便救一家性命。愛財者誰能有此善功。

吝財叱女

常叔度。狡獪人也。誑人財物。詭計百出。同里有趙姓者。家富而愚。叔度窺其可嚼。遂與結拜兄弟。以女妻其子。趙以至親可託。凡事信任叔度。或引入邪地。暗勾地棍捉姦。代爲調停取利。或設局誘賭。一擲千金。不數年。趙十萬家資。叔度已得過半。猶不滿意。時開捐例。又誘趙出粟納官。趙不知其詐。盡託之。叔度到京。自捐職銜。造假部照。相哄種種欺騙。難以枚舉。後趙子長成。娶其女過門。趙旋身故。子生計益困。十月天寒。猶無綿衣。日夜怨女。女忿極。歸告叔度曰。翁在日。與父爲一人交。父縱不念女。當念亡翁。今吾家一貧如洗。父不憐而相救。異日何以見翁於地下乎。叔度曰。爾出嫁時。我大費粧奩。現有產家。乃爾兄弟應得。爾何得妄思覬覦。女曰。父之產。女不應得。固宜。敢問趙姓之財。非其子孫。何爲侵沒乎。吾翁在世。雖愚。竊恐死後不愚。父必有報也。父幸勿絕情如是。叔度大怒。叱女去。再不許歸寧。豈知天道不佑奸人。叔度兩子好嫖耽賭。無所不至。長者患梅瘡。服藥愈發。徧身皮脫而死。次者在賭場。一夜輸二千金。天明忽言頭暈。肩輿至家立斃。叔度痛子。未幾亦抑鬱死。其妻隻身無依。接婿與女來家。妻倚半子送老。不但侵趙之財。全璧歸趙。並別處誑騙之財。亦盡爲趙有。趙可謂失便宜處得便宜矣。生平費盡心機。傷盡天理。及死後所有家資。不得付之子孫。還付之女婿。何苦乃爾。此刻薄人之炯鑒也。

貪利沉妻

正德間崇明某姓。操舟爲業。時七月中旬。大風暴起。海水漲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某駕舟中流。不肯救人。專欲圖利。遇水面漂流之物。無不撈致。舟中遙見一女子。手抱一箱。隨波而來。聲聲呼救。某利其箱。移舟前進。及與女子近。某用手挈箱。見女子亦扳舟欲上。思女子登舟。箱中所有。不能獨得。急將篙推落。女子遂沒波中。及發箱。有庚帖一紙。內謄某籍貫姓名。及生辰年月。乃知此女卽某之聘妻也。懊悔不及。害人適以害己。貪利者往往似此。

挈箱尙是貪心。推女太覺狠心。貪而兼很。禍將及身。溺一聘妻。眼前現報耳。

焚券挈妻

劉師文明州人。流落蜀中。母縫紉。教之學。及長。胸懷洒脫。無塵俗氣。成都楊某奇之。納爲婿。旣而楊卒。劉謀歸江南。一日妻早起。往母兄處議事。及出見妻不懌。謂其不忍別也。置之。及見妻母與兄。轉有局促狀。疑而問妻。妻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資。價值二千緡。邇來家多事。鬻田幾半。適立券。爲此不安。劉問券何在。妻出券。劉焚之。妻入告母。母遣兄出曰。此父命也。今不能如數。時勢使然。子姑受之。劉曰。婚姻大事。未聞古人議及嫁資也。我爲人之婿。以嫁資故。令人母子兄妹不睦。豈丈夫哉。終不肯受。劉挈妻徒手歸。伉儷極篤。後登第。官侍郎。

娶婦而計及嫁資。陋矣。劉不以區區者介意。其存心正大處。自不可及。

賣田全女

祁軼倫生有勇力。以拳棒自雄。所爲多強橫事。人莫敢犯其鋒。一日遊泰山殿。見兩廊十八地獄變相。各載作惡受報律。不覺悚然曰。吾十有九犯。死後豈不遍受諸苦乎。於是盡改平日所爲。有一友犯罪應遣。祁慨然曰。子家貧親老。妻少子單。子去合家俱死矣。我隻身無累。可推罪於我。遂到官自首。友得不遣。後遇赦減杖。官義之。並免杖。又劉某欠豪家二十金。未楚。逼令其女爲妾。衆很僕正在逞兇。祁見之大呼曰。此吾甥女也。爾輩只要銀耳。敢有無禮者。先試吾拳。僕素知祁。歛手不敢動。祁曰。取券來。吾還爾銀。乃賣田得二十金。悉償之。劉感激。欲以女妻之。祁曰。豪以索銀而逼爲妾。吾以還銀而娶爲妻。相去特一間耳。拂袖而去。時秋深。祁與衆入山獵。衆歸。祁宿山廟。夜半一虎突入。作人語向山神求食。神曰。明日溪邊有藍色母猪。可食之。祁思猪豈有藍色者。此必隱語也。天明持巨斧伺之。見一少婦穿藍衫。至虎出銜去。祁奮力砍之。虎捨婦撲祁。祁與鬪。不數合。虎斃。頃村人咸集。祁告以夜來所見。率衆至廟責神曰。爾血食一方。不佑民而害民。不仁也。率獸食人。不義也。不仁不義。何以爲神。持斧劈之。放斧而祁亦立化。是夜村人夢祁告曰。上帝以吾尙義。命作山神。明日到任。村人奇之。肖其貌塑像焉。而以前夫人像配之。夜又夢祁曰。殺其夫而偶其妻。不可。爾等冒昧。使吾不敢進廟。宜速遷之。次日遷夫人像。遂不復

夢。至今香火不絕。

首官代遣。祗止隻身也。殺虎救人。祗有勇力也。吾何敢違望諸人。獨賣田全女一節。不使女淪爲人妾。又不將女納爲己妻。則輕財無吝心可學。用財無私心可學。故急錄之以公諸世。

妻女償財

天台陳遐年狡獪奸貪。爲府東房吏。要結官長鈐制吏役。把持一切案牘。橫取人財物。有村人胡有義。被盜案牽累。論法不過徒杖。陳擬以大辟繫獄待決。向胡妻索三百金。許以設法開釋。妻變產不足。將親生十六歲女兒。賣與廣東廉訪使爲妾。得銀湊數。方得免罪。二月十九日。觀音大士聖誕。浙人皆赴普陀進香。陳妻女獨駕一舟過洋。及中流颶風起。舟吹覆。母女共抱一木板。飄至廣東。被人救起。家鄉遙遠。周濟乏人。只得求乞度命。胡有義自出獄後。夫妻計議。赴粵投親女過活。廉訪認爲親戚。留住內衙。不數月。妻以不服水土身故。有義無事出署閒遊。見叫化母女。作台州音。詢之則遐年眷屬也。合掌念佛曰。有是哉。天之報應。可謂毫釐不爽矣。歸衙述與廉訪。廉訪曰。感應篇有云。橫取人財。償以家口。吾爲汝娶之。以應太上之言。差人將母女喚進。換衣製衾。擇日成伉儷。妻以胡爲夫。女以胡爲父。不復念陳矣。陳自妻女落水。續絃再娶。未幾全家染瘟症。死亡殆盡。田遭水沒。宅被火焚。新任太守知陳狡詐。革役家居。陳以命運多舛。二月大士誕辰。虔備香燭。隨衆渡海。至佛座前叩頭流涕。哀求救

苦祝罷倦憩廊下。夢大士作偈曰。云何得重罪。爲詐三百金。云何得解脫。金剛不壞身。陳醒憶胡有義事。懊悔無及。遂於普陀出家。

詐金而離人骨肉。償以女復償以妻。僅完一債耳。諸事乖舛。則又狡猾奸貪之所自致也。爲遲年者可以悟矣。

父子變畜

戚宏猷心巧胆大。工於謀利。人所不敢爲者。無不爲之。人所不敢取者。無不取之。能將銀鑽空灌鉛。又能造白銅假銀。出外買物。被人識出。彼已遠颺。及與販諸物。或以土攙鹽。以石灰攙麵。以沙泥攙糖。種種欺天害理之事。靡不做到。一日從楚販米。舟過洞庭湖。湖上有天后娘娘廟。戚與同夥到廟遊賞。方入門。如有物擊者。大叫連聲。昏暈倒地。衆扶回船中。不能言語。惟作驢鳴。頃之漸變驢形。衆計曰。戚某惡人也。其子大有父風。我等同夥而來。戚今變驢回去。其子必不肯認。到官誣告。我等死無日矣。乃備牲豬。同至廟中。禱祝甫畢。戚忽躍起。四蹄著地。奔至神座前。跪下曰。娘娘已允爾等所請。俟我到家。從重發落。卽復原形。問之一字不知。有告之者。戚反謂辱己。欲與拚命。抵家亦無恙。後值歲荒。米價湧貴。戚大喜。買米若干石。與子計議。將米攙水。每石可漲加二。忽瞪目呼曰。娘娘遣差持兩驢皮至矣。父子倒地打滾。同變爲驢。家人恥之。關閉廐中。大肆蹄鬪。出外芻牧。則安然。人以老成驢。

小戚驢呼之。卽應聲而至。

計戚變驢之後。又復人形。若能痛改前非。神亦必加寬典。向說到家發落。及抵家依然無恙。緩以時日。欲戚之能自新也。乃怙惡不悛。歲荒水米欺人。希圖重利。重利未到手。父子已雙雙變畜。工於謀利。亦徒自苦耳。

助錢養母

范文正公在淮陽。有孫秀才來謁。公助錢十千。明年又來謁。復助錢十千。因問何以汲汲如此。孫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供矣。公曰。爾非乞客。吾補爾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供養爾母。爾能安於學乎。孫大喜。公助錢兩次。復爲補學職。非吝於財也。爲孫作長久計。將以成其養母之志。不使外求耳。後十年。聞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見。卽前孫秀才也。公歎曰。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况其下者乎。公爲宋名宰相。善舉儘多。此其小焉者。

助錢止濟一時。爲補學職。乃能長久成人之美。不當如是耶。

納杯全交

徐文貞公階。致仕歸里。親朋重公品。來謁者無虛日。公置答酒之肴。核豐美。器具精良。親朋無貴賤皆集。飲甫畢。一人帶醉。取金杯匿於帽中。公適見之。而佯爲未見也。及撤席。主器者查少一杯。四處徧覓。公曰。我適攜一杯入。

內爾勿待覓。頃之匿杯者酒湧益醉。坐立不定。借衆向公致謝辭去。不覺帽落於地。杯隨而下。衆未及見。公侍者曰。杯也。公曰。帽耳。急俯拾杯及帽。帽交侍者代整。自扶其人。悄然納杯於袖中。紐其袖服役送歸。次日侍者問公曰。昨晚落帽時。杯從何處來。復從何處去。公曰。爾殆看錯。我僅拾帽起。那見有杯。縱使有杯墜地。亦醉後錯落人袖。行時始墜耳。經汝說出。衆客臉上如何過得去。杯我攜入何處。更得一杯來。

視金杯輕。視親友重。乃能如此大度。

用計買屋

富人徐池。欲買近鄰周某屋。周不肯售。池頓生一毒計。令人誘其子博。私備銀貸之。並邀往妓院狎遊。揮霍不計資。前銀殆盡。央人向池再貸。池計屋之值。付焉。使謂之曰。爾貸銀多。毫無取信者。未知何日清還。子語塞。歸竊屋契。交池曰。暫押與汝。池閱契曰。爾所貸銀數。與屋價上下不多。不如賣我。我湊銀交爾。較直捷些。子從之。契成。池知周無銀。往告周曰。爾子貸我銀。用屋抵債。契已立。銀已交。爾不售。急取銀來贖。周怒責子。子遁去。周不能贖。無奈售池。後池三子五孫俱病癩。延醫罔效。徧禳諸神。夜夢神責之曰。爾出資購屋。何地無之。周某與汝何仇。乃誘其子傾家蕩產。以遂爾謀。周某恨不食爾肉矣。爾子孫尙望愈乎。不一年池闔家盡病死。

誘人子弟。謀人產業。天道不容。安能發迹。

設法謀園

羅天富經紀小民。持籌謀利。算無遺策。家有良田美宅。池館聲妓。心猶未足。終日孳孳。時值仲春。羅邀衆賓。挈榼提樽。往郊外遊賞。見一園花木成蹊。點綴異致。大有可觀。遂囑園丁。開門進園。觀玩甚愜中懷。詢諸園丁。知係城中李紳別墅。遠官雲南。多年未歸。子魴嫖樂賭。向知羅有女僂。造門屢訪。羅恐告貧。推故不面。今見此園貪心頓起。坐木香棚下。私心籌畫。曰。明日具柬。先以色誘。後以賂哄。借八當十。重利盤滾。諒渠不能完價。此園可唾手得矣。衆賓見羅。瞑目靜坐。以爲神倦稍憩。而不知其暗生貪念也。是晚歸家。呼幼子至前。曰。吾代爾覓得一讀書處矣。妻曰。家中房舍頗多。何必花錢再買。羅曰。若要花錢。不如勿買。是非爾所知也。欣欣得意。就寢。夢一紫衣金帶。白鬚老人。指而罵曰。何物村牛。妄思謀人產業。吾兒遠官滇中。吾孫雖不肖。尙不至棄房賣屋。爾思設法哄誘。天理難容。吾已訴諸冥府。遣冰消瓦解。二凶神。時刻隨汝。看汝尙能盤算否。羅自此營謀不遂。禍患輒興。不數年。家道罄矣。

謀買別人產業。已壞良心。况欲以盤算行之。事雖未爲。而念已舉。神明豈容之耶。

先生管業

淮西庠生葉諸梁。家極貧。教讀餬口。邑有巨室馬姓者。延課二子。見葉個儻不羣。深與契合。歲館金百兩外。時有

厚贈。更出資代爲生發。葉感激東翁。竭心力以教其子。不數年家亦累千金。後馬爲郡倅。病卒任所。二子浪費無度。金珠田宅悉託葉變賣。葉賤其值盡買之。馬二子遂一貧如洗。一日葉夢至一處。有官據案坐。馬在階下。數葉負義之事。官大怒。罰變牛抵罪。葉哀懇再四。願盡退前產給還。二子官曰。爾既悔過。權放爾還。若不踐此言。永墜阿鼻矣。葉醒語其婦。婦曰。今日我家享用皆馬之賜也。即使退還原業。仍不失爲富翁。何苦與鬼結仇。葉次日訪馬二子。二子見葉大哭。葉亦執手涕泣。遂挈歸家。爲具衣服。先取百金以付之。數月後。盡出所得財產。令一子開典舖。一子出外經商。仍戒以勿浪費。二子歷過艱難。痛改前非。悉心立業。數年間各擁厚資。計本利還葉。葉堅却不受。曰。向承尊人高誼。得有今日。老夫所贈爾者。卽爾尊人之舊業也。爾慎勿辭。以成吾志。他日亦得見尊人於地下矣。中秋夕。葉賞月飲醉。夢馬來謝曰。先生曩日所爲。雖有可議。但兩小兒奢侈成習。非藉先生管業數年。艱苦未嘗。安能成立。是先生保全吾產。而又成全吾子也。吾已告冥官轉奏上帝矣。先生後福甚長。謹來奉告。葉後成巨富。四子皆克紹書香。

託賣金珠田宅。賤其值而自買之。無師生情。亦忘賓主義也。幸生平無大罪惡。因得一夢。卒致兩全。不然。賣者成空。買者亦難終保矣。

良友還金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三郎千金曰。吾子必敗吾家。俟其困極。酌量濟之。及友死。子果傾家。至於窮迫待斃。三郎召至。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一貧至此。其子慚不能答。三郎曰。吾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自誓。斷不負恩。三郎立取千金付之。封識如舊。並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富室。三郎子仲遠登第。官至尙書。

諺云見財難捨。病在貪也。三郎光明正大。並無半點私心。當召詰時。克發敗子之天良。當取付時。克副良朋之重託。並至告以故。使其子深知賢父苦心。而益改過。三郎不特不貪財。抑且不居功。在己能全朋友之義。使友能盡父子之恩。受報之隆。何愧焉。彼見財難捨者。人或可欺。天豈可欺乎。

嵩山見友

張孝基爲富翁。翁止一子。甚不肖。逐出。翁臨終時。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後。基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甚幸。逾年見其勤敏。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園已幸。敢望管庫。基遂令管庫。不甚稽察。以試之。久而知其謹愿。無復故態。乃盡舉家財還之。子不敢受。基曰。爾父以爾爲不肖。臨終以家財與我者。非不愛爾。恐爾浪費也。爾今改行。諒必善守父財。我倘據爲己有。沒爾父子之恩。是不仁也。侵爾祖先之財。是不義也。財究非我應得之財。爾勿浪費。受之勿辭。後孝基卒。有友遊嵩山。見孝基儀衛如王者。相揖問故。答曰。以還財事。感格上帝。

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父未有不愛子而獨愛婿者。遂子而以家財付婿。冀子他時改行。婿或相周耳。孝基善體此情。子一回頭。全舉家財以付之。此心光明正大。故能格天。當時倘染分毫私意。一生欲主嵩山得乎。今人誤事在此。

峨眉遇仙

江甯有徐汎愛者。駕舟爲業。性極仁慈。貧客附舟。多不計錢。每日食用外。餘資則買物放生。行之廿餘年不倦。一日泊舟江畔。見一古塚。狐兔穴焉。惻然動念。與子持錘往掩。視朽棺中。皆黃白物也。謂其子曰。倘來之物。義不當取。然與其沉埋無用。曷若取作好事。遂運回家。自此爲善益力。嘗閱文昌陰騭文註云。人所不見爲陰。暗中施與爲隱。不覺大悟曰。天以財與我。我用以行善。使人人皆知。是以天恩市美名也。烏乎可。後此凡作善事。不令人知。按城之四門。各開錢米舖。見無衣食者。妻子凍餒者。破屋將傾者。概量其所需。寫票暗擲其家。人將票到店取錢量米。店主認票不認人。概行給與。至敗落大家。讀書寒士。尤加矜恤。謂人曰。負販之家。出其精力。日得數十錢。便可養家。獨此兩等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愛惜臉面。窮則真窮。苦則真苦。最可憐憫。除夕各暗給米一石。錢五百。間有男大未婚。女大未嫁者。停棺而不能葬者。欠糧而不能完者。皆酌量飲助。親友中待舉火者。百數十家。年過八旬。矍鑠如少時。忽遇一異人。謂曰。子六十餘年積德累功。絕不吝財。今功行圓滿。盡從我遊。徐從之。去。越數

年隣人往四川貿易。過峨眉山。下。遇徐鶴髮童顏。鬚長過膝。問家中人畢。徐步登山。倏不見。徐蓋仙去。子孫昌熾。至今弗替。

因爲善而得金。得金而爲善。益力。種種陰陽。皆從仁慈一念醞釀而出。是惟不吝財。乃知用財。亦惟不吝財。乃能得財。

藏金待子

厲子元幼年。遇一星士推算曰。此命只合粗衣淡飯。家業若過百金。必遭橫事。惟死後方行美運。較生前大有光彩。厲曰。人既死矣。行何美運。雖有光彩。何益於己。快悞而去。自是竭力經營。所得總不出百兩之數。一日有販故衣客。云其母死。急欲歸。所存貨物。約值二百餘金。願減價出脫。厲忘星士之戒。以五十金買之。轉賣得利。無何官獲一盜。追贓。供賣與厲。厲受刑責。繳價。方得無事。蓋盜則客也。厲一貧徹骨。與妻灌園度日。忽鋤地得石板。下有六巨甕。皆白鏹。夫婦大喜。方欲取之。戰慄手軟。遂止。夜夢神語曰。甕中之物。乃攀柱所有。爾何得擅動。小心看守。二十年後自有好處。切勿輕洩於人。戒之。戒之。厲次日仍將石板蓋上。仍復以土。後妻臨產。三日不下。手攀床柱。子乃生。遂名攀柱。及子年二十。夫婦頓憶神語。偕子往園中。掘石開甕。白鏹如故。向之戰慄手軟者。今竟安然無事。陸續運回。置田宅。遂成富室。未及一年。厲夫婦相繼而歿。攀柱頗孝。一切殯殮葬祭。靡不從豐。星士所謂死後

方行好運。於此始驗。

由是觀之。子之財未至其時。父尙不能有何况他人。彼逐逐以求者。亦徒自苦耳。

發粟僱傭

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石。歲大飢。或勸之出糶。公曰。是圖利也。吾不忍爲。或勸之賑粥。公曰。是好名也。吾不敢爲。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路。自縣至湖四十里。復凌蠡河橫塘水道八十餘里。又通壩畫溪入震澤湖。邑人爭受役。全活無算。間有貧而文弱者。使核計工程。散給糧食。亦得值不至苦飢。公不受施濟之名。隱以廣行其施濟。而水路陸路。復使人來往。誠盛德也。公享壽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

圖利不爲。好名不爲。獨於無利無名之處。籌畫備至。使人人不至苦飢。是又廣行陰隲之一良法也。

異人授丹

袁崇豫家無儲蓄。而性好施濟。時值歲底。祇有米五斗。有貧友告貸。慨然以三斗與之。元旦食薄粥。妻孥苦飢。口出怨言。袁曰。既與人。雖怨何益。爾輩苦元旦食粥。視並無粥者何如。又冬月見赤體者。解絮襖與之。歸家有寒色。妻詢其故。笑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謂孝也。君凍己之身。而恤人之寒。善念雖誠。未免不權輕重。吾有小襖。可速易回。袁曰。以小易大。不如勿與。吾身雖寒。我心自樂。勿慮也。乃取小襖着之一日。登廁見壁間掛一

袋內存白鏹六大封。約三百金。歎曰。財與命連。此時失者。不知作何景况。坐路旁等至日落。並無人來覓。攜歸亦不與家人言。次日復往候。坐久人倦。惛然若睡。夢一神人告曰。失銀之人。前世墜吝異常。一文難捨。今生爲宦僕。背主行私。奉命採辦。浮開三百兩。隱圖肥己。天惡其貪。罰使中途失脫。彼以不義得之。取彼與爾。亦以報爾解衣推食之誠。彼已不來。爾勿久等也。袁醒自思。雖承神語。究爲不義之財。終不可用。時值年荒。斗米三錢。乃買米百石。分按四城施粥。數日而盡。家人極饑餒。並不沾惠分毫。後袁壽踰百齡。鬚眉不改。強健如少時。異人授以金丹。飛昇而去。

推食解衣。亦人所時有。難在家無儲蓄。濟人忘己。並無怨言。及獲報於天。又以公諸人。不私諸己。真是異人。眞君設座

宋尙書張詠守城都。夢謁紫府眞君。座有西門黃承事。眞君揖尙書坐其下。夢覺命左右訪之。及召至。問生平。何陰德。黃曰。無之。尙書曰。君必有善行可嘉處。試細思之。凡事有益人者。皆是。黃曰。却有一事。以言陰德。則未也。每歲常收成時。隨力出錢。收買米穀。晒而藏之。使勿蠹濕。待次年新舊不接之際。視親戚鄰朋之不足者。出米穀以濟之。餘者糶與細民。價不少增。而升斗如故。此外並無別事。尙書曰。善濟不足。不吝財糶有餘。不爭利。頻年如是。善量無窮。陰德孰有大於此者。此宜居我之上也。黃問故。尙書以夢告。

隨力出錢。造出莫大功德。以其不吝財不爭利也。可敬可敬。

大風陡起

巴西飢。富人羅密有穀五千斛。藏之內室。封鎖完固。索高價方肯糶。或勸之曰。穀價過昂。窮苦者殊難存活。請降價以便貧。密曰。我總非高價不糶。勸者曰。萬一販運者至。穀價跌下。那時降價將難糶矣。縱使無人販運。貧民無食。挨家挨戶。日來汝家借米。豈不費事。不如及早降價。積些陰功。仍可獲利。密無他辭。又曰。我總非高價不糶。勸者曰。如此非天絕民。是汝絕民也。利心太重。天理何存。怒而去。一日大風陡起。密內室門忽自開。所有藏穀。盡颺到路上空曠之地。紅白異色。各自成堆。遠近貧民。爭相搬運。五千斛霎時一空。密愧忿成病。不數日死。

饑歲高擡穀價。是欲取貧民利也。縱使大風不起。能保貧民不奪乎。愚哉羅密之不糶也。

回祿三遭

秦州趙喜榮。開食店爲業。家小康。性最殘忍。值歲歉時。貧民苦饑。問趙貸錢。必以衣服爲質。輕其值不多。與恐其勿贖也。及歲豐取贖。算利必加一短一文不稍讓。遲日補還。亦要物押。人有欠食錢者。必脫人衣。雖冬月嚴寒。趙弗之恤。觀者或以不近情理譏之。趙曰。常言道。一錢都是父母血本。不如此。他將挨延不還。我向何處索取。有理也要錢。無情理也要錢。我的錢。是不好欠的。後三遭回祿。家徒四壁。寒冬衣食全無。凍餓而死。

有情理也要錢。無情理也要錢。世人通病在此。三遭回祿。可怕可怕。

歉歲難買

開封府富民某。藏穀數千石。值歲荒。家家絕糧。某閉糶不糶。親朋有告貸者。某輒力辭。告貸者或懇之曰。年歲荒。富人坐擁厚資。理宜貴糶賤糶。賑濟窮民。乃得相安無事。爾家資累巨萬。往常我輩並無拖累及爾。今爲一家老幼待哺嗷嗷。見爾藏穀儘多。纔到爾家借貸。爾尙念鄰里交情。隨便通勻。俾濟眼前之急。何如。某曰。爾輩真不知時勢。數萬金難買此歉歲。我要俟穀價再高。方肯出糶。獲大利息。豈有顆粒貸爾耶。鄰朋無不忿恨而去。後窮民乏食。聚衆劫奪。破其家。席捲一空。

穀價愈高。民食愈缺。藏穀不糶。不至劫奪者鮮矣。某何患之甚也。

昂值曲從

畢永家豪富。素刻薄。心計復深。凡錢財出入。事事要討便宜。算人到無可躲閃處。但舉一節。其餘可知。人有賣產與畢者。必佯拒曰。我不欲也。速往問別家。賣者既去。輾轉數日。復使人陰勾之。及至。又曰。我實不欲也。卽欲之。價亦太昂。賣者以急需無奈。只得減價賤售。迨立券。先取銀些少。付之曰。餘銀未便。約以某日交銀。時雜以低銀。並取米物湊與之高其值。賣者不肯受。則曰。還我銀。還爾券。我不買罷。賣者因銀已用。輒曲從焉。後長子以人命下

獄。次以嫖賭傾家。乞食他方。不知所往。

語云。人算不如天算。又云。刻薄成家。理無久享。今之爲舉永者。胡弗悟也。

種子奇方

宜興吳公頤山。家富無子。禱祈罔效。一日有李生者。晤公談次。偶及無子事。生曰。我有最驗種子方。君欲得否。公問何方。生曰。君富於財。向無用處。方今歲歉。殆天假之緣也。乃援筆列數事。一貧民錢糧。一兩以下代納。二輕罪贖代完。三各城門設廠施粥。四族屬姻黨貧乏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給粟周濟。六置施藥局。七掩骼。八捨棺。九置義莊。十助學田。服此十味。種子無不靈驗者。公閱之欣然。隨時隨事。不計資力行之。後數年。連舉三子。俱登高第。

無子而多財。財徒爲他人守耳。曷若散財得子。財雖用盡。得子可望起家。况功德在人。食報不惟得子也。公亦智矣哉。

此十味種子方。藥物頗貴重。無力人恐難辦。此常於某處見一方。無論貧富。服之均效。方云。孝順。十二分。廉恥。留皮。過失。洗淨。好心。一片。

置產良法

丁清惠公置產。必詳訪來歷。遇有兄弟交爭。親戚相奪。及子盜父業。奴佔主產者。雖賤售亦不與買。並正色以理諭之。從容解釋。使得相安。時賴以和睦者甚衆。惟確係已置。與祖先手置。數傳無葛藤者。始與成交。銀必足色。平必官法。一併交足。嘗語家人曰。人生佔不得三分便宜。佔便宜處就是失便宜。暗裡取償。人不自覺耳。况人棄產。我得產。苦樂不同。須曲體之。三年後有來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求面不應也。公存心忠厚。子孫累世貴顯。

佔便宜處。就是失便宜。二語良足發人深省。

廣置莊田

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擇族中長厚者主其事。立定章程。族有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子弟曰。我宗族甚衆。於我雖有親疎。自祖宗觀之。均是子孫。且自祖宗積德以來。至今百餘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是斬祖宗遺澤也。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爾輩須知此意。待本支勿容稍吝。公凡恩例俸賜。必先及本宗。餘則分給外戚。子純仁克承父志。歲有贏餘。益廣義莊。嘗徵租回。路遇父執告貸。以穀一船付之。公義之父爲宋賢宰相。仁繼之。迄今科第不絕。

獨享富貴。不恤宗族。是世人通病也。范公數語。當書諸紳。

御書國寶

元未有儲紹衣者。力行感應篇。刊刻廣佈。並不計資。每句各編彈詞。俾閨門婦女亦得解悟。時羣雄各據一方。陳友諒少時貧困無賴。儲曾周濟之。後數年友諒起兵。奪湖廣諸郡。卽僞位。國號大漢。徵儲不應。賜金珠幣帛無算。儲不敢辭。但藏之笥中。留以濟貧。雖家缺薪米。不肯用分文。明太祖削平諸亂。登極後。訪天下隱逸善士。有司交章薦儲。儲奉詔至都。太祖問曰。卿在家何事最樂。儲奏曰。臣草芥餘生。逢太平盛世。惟力勤耕種。以善自勉。教子課孫。餘無所樂也。太祖又曰。陳友諒僭竊之時。卿不入其黨。友諒尊禮備至。餽遺良多。聞卿一毫不苟。悉散以濟貧民。守己義也。濟人仁也。仁義兼盡。誠善人也。楚書云。惟善以爲寶。卿可謂國之寶矣。御筆親書爲國之寶四字。賜之。復賜束帛文綺。以安車送歸。勅有司月給粟肉。以養其老。官其子爲雲南布政司。孫入太學讀書。俟學問有成。量能授職。

有恩於人。誰不望報。乃徵召不敢應。餽遺不敢苟。此視金珠如糞土。而潛心於感應篇者也。爲國至寶。其誰曰不然。

修長白寺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得金一窰。公自付曰。此倘來物也。吾得此。不免買田購屋。學問轉恐就荒耳。吾命

裏果有多金。他年食祿皇家。何等光明正大。安用此爲耶。遂復掩而築之。他日謂主僧曰。吾若得第。當修此寺。公登第。僧以甫通籍。恐難措辦。未之謁也。及爲西帥。使其徒造焉。以修寺募之。公毫無資助。但贈書一封。謂其徒曰。金在此書中。歸告爾師。寺可修矣。僧得書。啟視之。內云。殿後某處。有金一窖。僧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僱匠修寺。煥然一新。餘者造橋。名范公橋。示不忘本也。後公入相。得俸銀適如一窖之數。

見金不取。公誠能安命者。相俸適符。愈見分內當得之財。不求自至也。

建育嬰堂

江西惡俗。生女多不育。今日此家既少一女。異日彼家必少一媳。遂致男子有終身鰥居。無家室之樂者。某縣令思欲禁之。呼老吏商議。吏出卷案曰。撫臺某公曾禁之而未行。藩臬某公亦禁之而未行。至本府本縣勸諭之文。如山如阜。民皆置若罔聞。公欲爲此。殊不易也。令退堂靜思曰。有治人卽有治法。那有不能禁止之理。父女天性而忍心殺之者。恐後日出嫁時。爲父母累耳。若建育嬰堂。使女有所歸。則溺女之風不禁而自戢矣。乃檢舊案。得廢寺無主院田若干頃。每年收租若干石。可僱乳媪幾人。又某處神廟。可改建爲堂。原籍本家尙有田二頃。可以變賣。湊用計定。坐以待旦。欲赴天后宮求神默助。是夜廟祝卽夢聖母諭曰。明早縣令某君。爲欲建育嬰堂。特來進香。此君善念洪深。一念之誠。已感格彼蒼。有無數吉神擁護。汝宜善待之。廟祝醒。卽掃地烹茶以待。少頃。令果

至拈香默禱畢。廟祝請至客軒獻茶菓。啓曰。君此來得無爲育嬰堂事乎。令大驚異曰。此事未以告人。師何由知。廟祝詳述所夢。且賀曰。公有吉神擁護。福祿未有艾也。令尊奉神語。建育嬰堂益力。用度不敷。至捐俸以充之。後躋大位。壽百齡。子孫科名罔替。

將禁溺女。必先育嬰。建育嬰堂經費不少。賣田捐俸。極力勉爲。令誠勇於爲善者。一念好生。數傳獲福。惟有善心。又不惜費者。乃能當此。

全助三金

甯波諸生袁道濟。家貧不赴秋試。或勸之行。贈以三金。時歲歉收。袁於路上見一棄嬰。啼飢將斃。惻然者久之。適左近有一腐店。袁入以託養。與商腐店夫婦有難色。袁曰。活人一命。莫大功德。待他長成。爾取爲養媳亦可。吾助爾三金作費。爾勿推辭。若撫養成人。天必報爾必生好兒子也。腐店夫婦允之。抱及店。袁付與金而去。至省。同鄉友憫其貧。不與同寓。一舊識僧。勉強留焉。是夜僧夢各府城隍。以鄉試冊進文帝。內有削除者。尙須查補。甯波城隍稟曰。袁某救嬰心切。可中。帝命召至。見之曰。此子貌寢。奈何。城隍曰。可以判官鬻貸之。僧寤駭甚。及告袁。與袁夢正合。榜發中式。

以三金救一嬰。豈知以三金得一舉。故善事可爲也。

勉刊一板

黃岩諸生楊琛。樂善而貧。未第時。邂逅星士曰。按君骨格。可望科名。但行運未爲佳境。且臨場月建。怡值惡曜。若急欲上進。非力善不能。琛聞言。善念益專。適鄉人釀金刻感應篇。琛見之。心皇皇欲捐資而苦無力。廣檢篋笥。與質得錢。勉助刊十七號一板。然終耿耿也。甲午春。夢神告曰。已如汝所刊。排汝十七名矣。琛醒。自忖曰。豈助刊一板。遂有功德耶。是科榜發。果中十七名。琛遂出資復刻小卷送人。以便舟車持誦。及會試。又中十七名。

徐太史曰。甲第名次。何乃適與經版數符。且科目爲天曹秘錄。何乃預洩元機於鄉試以前。是蓋神明欲顯其報應。以愧夫擁厚資而不爲善者。琛當勉助時。豈遂有望報之心哉。亦不一助而心不安已。

財關指迷

六十

色關指迷

化婢遇狐

濟甯某十家有美婢。欲與狎。碍妻防密。懇妻曰。婢甚佳。容我一宿否。妻曰。宿婢亦是作孽。讀書人何可爲此。且婢妖媚。與近恐喪君身也。士無奈。偶於無人處。眉目授意而已。婢感士意。伺妻午睡。潛往齋中。就士齋甚幽雅。花香繞徑。竹影橫窗。士適在竹間乘涼。見婢繞竹外。入已臥房。喜甚。亦趨而入。自是往來甚密。皆妻午睡時也。一日侵晨。妻詣齋折花。見士在房睡。入呼之。士醒。倦眼矇矓。以爲婢至。曰。今來何早。娘子豈睡耶。妻疑之。答曰。我未睡。來折花耳。士有跼蹐狀。益疑之。至午夜睡。須臾起。悄入齋。聞房內有語聲。伏窗下聽。乃叙早晨誤認事也。及聲寂。妻從隙窺之。大怒。入罵婢。婢竄去。罵士曰。爾來撞我何意。丈夫作事。不要爾婦人來管。婦不服。日夕咒罵。母聞知。遣士出門避之。士鬱鬱成疾。舟次江口。婢忽至。曰。恐君思念。逃出相隨。士喜。與聚月餘。枯瘠而死。婢旋遁去。僕扶喪歸。見婢責曰。胡不告先走耶。婢不解。母詰之。僕述舟中事。母曰。時在吾側。未嘗一刻離也。僕曰。若是則主人所遣。乃狐也。不然。何死之速。

淫心一動。邪祟卽來。勿目之爲怪事。

打夫假虎

宜興某素謹愿。以鄉鄰鬪毆。扯某作證。某恐有訟累。謀諸婦。買舟偕避溧陽。舟師見婦美悅而欲圖之。及抵岸。謂某曰。此地我多熟識者。爾欲覓住房。與我同往。當較便宜些。舟師至山下。四顧無人。猛擊某死。回船告婦曰。我與爾夫途中遇虎。我急走。爾夫步遲。已落虎口矣。婦泣曰。來此尋死。叫我誰依。舟師慰之曰。汝勿悲。今配與我。無患。無夫。婦疑舟師謀死。乃曰。虎豈能盡食。願見遺肉一櫛。當惟命。舟師欲悅婦意。領婦往尋。行數百步。突遇一虎。從叢菁間突出。搏舟師去。婦曰。真有虎也。哭甚哀。路人詰之。婦語其故。路人云。我適從縣前來。見有控告舟師者。據說登岸賃屋。被舟師打死復活。汝急往尋之。殆卽爾夫也。婦央人引路。詣縣門。果遇其夫。大喜。夫攜婦入旅店暫歇。遂往舟中搬取行李。夫婦復聚。

天道好還。假虎却逢真虎。

燬券恤孤

徽人金翁。年六十。外尚無子。百金娶一妾。妾縣令女。媒詭說小家賣出。女甫至。翁見艷麗異常。喜甚。後見舉止閑雅。應對和柔。如大家女。心竊疑之。至晚。妻以紅衫命女服。女持衫欲穿不穿。淚流滿面。似有無限愁苦。而不敢告者。翁曰。看爾神情。似有憂者。爾但實說。我當爲爾謀。身價不足計也。女曰。吾父曾爲縣令。剛直不合上司。被參去。

官抑鬱而死。折措殯葬。家計全空。方畢父事。母又去世。既無伯叔。終鮮兄弟。無奈只得賣身。此時尙不知母入殮否。妾違着吉衣。是以痛耳。翁大駭。隨燬其券。取銀數十兩。命妻帶一老嫗。送女還家。殮母畢。命妻媪同住女家。急爲擇良配。出資嫁之。妻年逾五十。忽孿生二子。弱冠咸登進士。人以爲盛德之報。

燬券還女。仁也。出資嫁女。義也。孿生二子。年少成名。金翁何煩娶妾耶。娶妾未必生男。不娶妾居然得子。亦視陰隲何如耳。此事與宋馬涓之父畧同。馬父遠女生涓。大魁天下。

拂衣感女

餘姚謝遷。丰儀俊逸。品學精純。少館於毘陵某家。有女自顧姿容絕世。思覓一良匹。不敢與父母言。聞謝書聲琅琅。潛窺之心。竊喜。清明日。父母領家中人登山祭掃。女年長不俱往。留家照應一切。謝在館獨坐高吟。女心動。對鏡理粧。易麗服。出就謝。謝見女娉娉來前。起問曰。此地乃我臥房。汝來不知何事。女低頭不語。笑持謝衣。謝婉諭之曰。我已娶。自無與汝婚配之理。汝爲女子。當重名節。未嫁而我敗之。終身玷也。將使父母夫族皆無顏面。汝自思之。可乎。不可乎。拂衣拒之。女聞感泣。淚落。下回身。遂入謝中。成化乙未狀元。拜相。子亦官至侍郎。

正以持己誠以動人。婉言開導。使女子感泣而去。宜其爲狀元宰相也。

污壞爐金

儲繼良好講爐火之術。延接方士。終日燒煉。祖遺財產。消費幾半。一日遊蘇州虎邱。遇一人。衣衫華麗。舉止清雅。問姓名。曰江右強自良也。談及爐火。其人說地品天。大有妙旨。儲大悅。次日造其寓。見強茶鑪酒具。皆黃白物。命妾出拜。艷麗非常。儲不覺心動。強謂儲曰。丹成後。視此物皆糞土耳。儲願拜爲師。強不肯。固求乃肯。遂偕妾同至儲宅。後院房焉。儲典庄田。得銀二千付強。強先取百金入爐。餘用箱封鎖。強逐日出外遊玩。留妾看守。囑儲曰。切須虔潔。慎勿污穢。強出。儲與妾共守爐邊。前數日。儲猶能勉強自持。及日久漸熟。笑語偶通。妾以恐壞爐金拒之。儲情極願。不得金矣。須臾妾陰壞爐。強歸見丹爐崩壞。大詬曰。匹夫誤事。嚴拷妾。將置之死。儲叩頭謝罪。強曰。孺子不足教也。攜妾拂袖而去。儲自幸免禍。失銀又不多。欲湊成原價贖田。啟封則皆瓦礫存焉。忿甚。卽日登程。欲捉強。行至南京雨花台。酒肆中見強獨酌。強一見儲。不等開口。卽邀入座。耳語曰。吾賺汝金。汝淫吾妾。一經官兩人同罪。今某姓巨族。肯出五千金爲母。爾假扮吾師。同往伊家。得手後還汝二千。更將吾妾贈爾作利。餘者均分何如。儲喜許之。至某家。強納銀入爐。仍出遊玩。遣儲看守。至四十九日。強竟不歸。主人啟鼎視之。空無所有。鎖儲送官。儲供出被騙原由。官不信。重責收監。關會原籍追償。時儲家已罄。屢比無交。坐監三年。官後從江西獲強。籍其產。分償兩家。斃強杖下。儲乃釋歸。

始貪財。繼貪色。貪色失財。又將何忿。乃欲捉強求償。失財果償。貪色將無報乎。噫。重責收監。乃所以報也。報

之輕者。以強有意誨淫耳。

認輸瓶寶

河南富商翟永順。販豆萬石。往蘇州發賣。行主人接待甚慤。邀清客花中鳳。陪翟閑遊談叙。翟北人。性直率。見中鳳能言笑。善奉承。遂成莫逆。一日觀女劇。翟鼓掌稱妙。中鳳曰。此殘桃敗柳耳。何足賞鑑。城西霍大官。曾任顯職。家多聲伎。貌則閉月羞花。歌則繞梁裂石。尊兄若見。視此輩糞土矣。翟懇先容。中鳳別去。三日來曰。我達尊兄意。彼已慨允。明日當同往也。次早翟梳沐。更華服。備盛禮。偕中鳳至一第宅。數青衣守門。見中鳳起立曰。主人命客來延入。勿用通報。中鳳引翟。轉無數雕欄畫檻。方至大廳。湘簾綉幕。金鼎玉爐。擺設精緻。坐少頃。主人扶童子出曰。老夫藏拙家居。久不見客。昨中鳳談及高雅。是以願交。翟謙謝呈禮物。主人笑顧左右收去。似不甚經意者。須臾酒至。命家伎侑觴。旋四少女出。一攜笛。一捧笙。一抱琴。一執板。皆殊色也。拜畢起唱。如新鶯百轉。嚙嚙動人。掌燈時主人留宿。翟亦不願去。酒闌主人歸寢。四鬟隨入。童子引客憩西園。翟酒微醉。呼中鳳。鳳不至。隱隱聞骰子聲。啓戶迹之行不數步。見一門半掩。聲從中來。內曲房三間。花木掩映。翟入窺之。數女環集呼盧。貌皆若仙。中鳳亦在其中。翟心動。呼中鳳出曰。好快樂也。答曰。主人睡熟。尊兄如不惜鈔。入局亦可。翟曰。得近神仙。傾家不惜也。中鳳邀翟入。衆女亦不羞拒。翟遂入局。不一時衆女皆負。一小伎年可十五六。面紅腮赤。噉曰。我姊妹大敗。豈

容不復入取一玉瓶出曰只此孤注。若再贏去。吾便服矣。衆女駭然曰。此主翁愛物。爾何敢擅動。霍本無貪財意。見美人發急。願認輸以博其歡。一擲而敗。衆女譁然大笑。傾瓶內物。乃祖母綠貓睛。石明珠等類。約值五千金。中風計除前勝。霍當出四千金。勒寫會票。翌日交割。霍慨然無難色。次早主人推病不見客。霍回行中。清負畢。中風又勾往風月場中。金盡歸里。次年復到蘇。訪中風不知去所。霍大官亦無其人。始知光棍設局夥騙。付之一歎而已。

幸是設局夥騙。不然。晝夜與美人局戲。雖聲妓亦顯宦所弗甘。豈四千金遂能了事。霍尙不知其入危途耶。

規友掣衣

陳組綬赴秋試。在寓讀書。鄰有樓與陳臥房相對。樓一女子居焉。女喜修飾。日艷粧倚樓。窺陳讀書。陳偶仰視。女含笑示意。意甚屬陳。陳自是終不顧。同寓友從旁見之心動。及視陳。則俯首據案。似不覺者。謂陳曰。子不見對樓女子乎。似甚戀子者。可圖也。陳曰。我輩入闈應舉。淫污之事。最碍功名。此女不避生人。殊非閨範。名節總是不可破的。倘與苟合。敗人節操。壞己功名。頃刻間耳。吾不敢也。友曰。子何迂也。舉頭注目視女。女亦不羞避。是晚友潛登樓。陳知之。從後掣其衣。友不得上。如是者再。及陳就寢。友卒與通。未幾陳夢神曰。某今科解元也。近以淫孽削之矣。子有陰德。卽以子代。醒以告友。且曰。君何時又往。我却不知惜哉。友不信。榜發陳果元。友不第。陳有詩曰。男

兒欲遂青雲志。須信人間紅粉空。

既能持身。又能規友。榜上本無名。忽然作榜首。人間紅粉空。新詩自不朽。

還女焚券

馮少師京三元及第。父商五十時。京猶未生也。貿易京師。託行主人遣媒買妾。與言留心選擇。價昂不妨。媒徧擇。得一女子。索價百金。券成。女至。商見之。姿容秀麗。舉止端莊。大家女也。問何事賣身。女潛然出涕。泣而不言。固詰之。女曰。父爲押運官。短官糧百石。家乏資。不能償。勒限嚴追。父恐壞官。因是賣女。商惻然呼媒。至問家何處。媒曰。彼父甘心。買之何害。商曰。父爲官。女可爲妾乎。糊塗至此。幾陷我於不義。爾勿多言。雇車坐女。親送其家。還之。父曰。金已用。奈何。商焚其券曰。原價助君。區區何足計較。父女感德。商歸里。妻問妾安在。商告以故。妻曰。存心如此。何患無兒。數月妻孕。坐蓐前一日。里人皆夢鼓樂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日京生。

還一女得一男。男三元。且少師吝財者。萬難望此。倘當日以女爲妾。卽能生子。未必如京。

還陽警衆

秀水屠戶潘琪。殘忍兇暴。無惡不作。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告之曰。吾死卽當入地獄。閻君曰。罰惡之典。陰司毫釐不爽。但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相隔。故受罪者方苦。作惡者復熾。報應之說。疑而不信。深可憫惻。今潘琪

罪孽已極。着令暫還陽世。假此一人以警萬衆。遂操刀自割其勢曰。此我姦淫之報。自砍其手曰。此我屠宰之報。自剖腹剜心曰。此我陰險之報。其妻恥之。將門緊閉。不容人入看。鄰里繞牆聚觀。琪復大呼爾等切勿作惡。似我受此慘報也。言訖而死。

屠宰有報。戒殺者不少。陰險有報。持平者亦多。姦淫有報。人亦明明知之。及見色。胡以若醉若迷。惑不畏死耶。此無他。平時無守。故當境難持也。何謂守。曰。視淫行當如鳩毒。美色當前。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

謀反滅門

山東周四素行無賴。臂力過人。動輒毆人至死。人咸憚之。凡姦盜邪淫之事。一任所欲爲。鄉里中婦女稍有姿容者。一遇周多無完節。可餌者餌之。不可餌者乘間強之。平民畏見官。欲與較。又無奈周何。只得隱忍不發。貞節者輒因以死。夜盜人家物。穴入內室。遇有少婦獨宿者。攜物出。輒復入。乘睡污之。婦驚覺。急掩婦口。使不得呼。及婦喊賊。周已遠去矣。周生一子聰明機警。子復生孫。少年則善營運。家致大富。周坐享兒孫之奉。年老精神愈健。仍時有漁色事。人咸謂天道難知。積孽若周。反得福報。未幾流賊起。內有與周相善者。相約作亂。授周僞劄。後爲官兵捕獲。周照反律凌遲處死。子與孫同日棄市。

淫報最慘。周不知壞了多少婦女。非身凌遲。子孫棄市。未足蔽辜也。然而陰律森嚴。豈徒陽罰哉。

擊玉感孀

常州呂鍾持身端謹。苟且事絕不敢爲。肄業館中。晝夜勤讀。鄰一婦。婦早寡無子。才貌俱佳。婢亦麗而黠。婦時聞書聲琅琅。心私慕之。不知誰何。問婢曰。何人如此奮志。婢曰。呂秀才也。一日偕婢登樓望遠。呂適過樓前。婢指謂婦曰。呂秀才來矣。婦匿簾下觀之。見呂神清氣肅。瀟洒出塵。嘆曰。有此人才。又兼苦讀。他日何患不發。婢揣知婦意。笑曰。聞此生尙未婚配。婦罵曰。少頃當敲汝齒。及夜月色當空。書聲復起。婦心動。觸起文君故事。獨坐凝神。婢頗覺。謂婦曰。如此好月花園空闊。可往散步。藉遣愁懷。胡悶坐爲婦曰。汝往開門。婦步入園。婢並將籬門洞開。隔離一園。呂書館在焉。婢導婦行過籬門。指竹間光亮處曰。秀才安榻在此。隨匿花中。婦回顧不見婢。潛詣呂所。呂見婦愕然曰。男女有別。深夜到此何意。婦羞容滿面。良久乃言曰。慕君高雅。願托終身。呂峻拒之。婦慙而退。婢出迎入。婦歎曰。事又不諧。羞殺人也。婢曰。何不修書道達誠意。婦援筆欲寫。復放下曰。彼心如鐵石。徒取辱耳。婢曰。姑試之。婢蓋欲婦嫁呂。而已得附末光也。次日婢賚書往。並持玉魚一雙贈呂。呂閱書畢。擊碎玉魚。謂婢曰。汝覆主人。男人貴懷操持。女人貴重名節。各自愛。勿相擾也。婢以告。婦泣曰。此人嚴正。我安命而已。今後甘守空幃。勿再受辱。遂取刀自斷一指。婢往告呂。述其故。呂曰。此便可敬了。呂詩集中有人非木石甯無意。座列箴銘自有畫之句。應試南闈。五鼓假寐。有促之者曰。起起中式矣。時天明。捷書繳卷而出。揭曉果中式。順治丁亥大魁天下。

蔡臥子曰。人生情種。最難割斷。畧帶一分柔嫩。其自誤將復何如。乃知擊玉手。卽掄元手也。此一着最有把握。保己功名在此。激人廉恥亦在此。

還釵全婢

秀水孫廓。慷慨尚義人也。販貨赴南陽發售。行次襄江。登岸散步。拾金釵二。維舟待之。暮見一女。奴眉目清秀。淚兩行下。行至岸邊大哭。廓問故。女曰。主母換金釵兩柄。今日遣我取回。行到此地。將釵放下。取水淨手。忘攜釵遂歸。及家。主母問取釵始覺。今釵已杳。我不活矣。復大哭。廓曰。金多重。釵何式。女言悉合。廓曰。我拾得。汝來取。廓入艙。開箱取釵還女。女手持釵。含羞語。廓曰。君活我命。願以身報。廓不可曰。汝想釵重乎。身重乎。釵失去。仍可再換。汝身一破。終無完補之時。汝爲女子。須重名節。汝身是不可破的。我不望報也。女甚德廓。拜謝而去。廓抵南陽。獲利幾倍。歸時偕數舟同泊故處。女澣衣河下。見廓喜甚。急歸告主。主邀廓至家。厚禮款待。餘舟解纜。遇風多覆。廓舟緩開一日無恙。

輕財尚義。又能全人名節。真一劑消災散。

將軍斷腕

唐相郭元振未第時。挾策遊京師。至太原日將暮。居停無所。路旁見一廟。額書烏將軍祠。振偕僕入。殿階兩旁列

粧奩如嫁女者然。殿上羅列酒肴。一金介冑將軍上坐。聞左邊室內有女子啼哭聲。振問爲誰。內應曰。君人耶。則救我。鬼耶。任爲之。振命僕將門打開。有盛服女子。年十六七。姿容姣好。向振哭拜求救。振曰。予天下血性男子也。爾果負屈。可實言。吾當救汝。捨身不惜也。女曰。此地有烏將軍者。歲索少艾女爲夫人。若不進獻。立降災殃。合鄉不甯。數年喪女命多矣。吾父利鄉人三百金。醉妾而閉此房。自分必死。倘蒙救援。願爲婢妾。振命女仍住房中。自與僕在堂靜候。頃有十數人持帚至。見振曰。相公在此。棄帚奔去。門外皂衣公吏數十。遙見振。亦曰。相公在此。不敢進內。振心喜。自念吾當作相。可除此怪矣。又頃鼓吹傘旗執事。擁一將軍乘軒而來。至二門。公吏回云。郭相公在堂上。將軍若有懼色。曰。旣郭相公在此。吾當相避。振命僕至輿前請曰。郭秀才請見。將軍下輿登堂。與振叙禮。振曰。小生路過。聞將軍嘉禮。願爲小相。將軍謙不敢當。命酒與振共飲。談笑甚歡。振有匕首極鋒利。思欲刺之。曰。吾有鹿脯。得自御廚。敢以上獻。從行李中取出。用匕首解開。親送將軍前。將軍伸手來取。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大叫而走。從人悉奔。振呼女出。與以飲食。至天明。女父持楮錢嚎哭。與衆鄉老來廟中。見女無恙。問得其故。衆老譁曰。破吾香火。欲毆之。振曰。爾等老於年。未老於事。且勿譁。靜聽吾語。上帝設神。非猶今之州牧乎。衆曰。然。振曰。假令州牧不遵法度。貪淫漁色。天子有不加誅乎。今烏將軍汚女多人。乃上帝所必誅。吾奉帝命。爲一方除害。何譁爲。衆皆踴躍曰。是也。公率衆。照血迹尋至一古塚。有穴如屋。一大豬無右爪者臥其內。蓋所爲將軍也。衆共殺

之火其廟。怪遂絕。父欲攜女回。女辭曰。得金賣女置於死地。父女之情安在。吾永隨郭恩公。不復歸家矣。郭署爲側室。生二子。

妖精貪色且不免。况人乎。

風子去陽

明永樂嗣統時。廷臣多去官。或殉節。一大臣在位。當時議之。然廉潔自守。頗著官聲。子某悖亂痴狂。人皆呼爲風子。通賄賂。聚貲財。廣造園亭台榭。曲房幽室。置姬妾其間。晝夜淫縱。信方士術。以狗腎續陽。子女生皆具犬形。某盡撲殺之。家近彭湖。禁民間打魚。己專其利。衆漁戶痛恨入骨。一夜天寒大雪。衆相約爲盜。明火執械。入某家。盡劫其財。竟風子不得。執一小鬟詢之。鬟引至一密所。疊石爲山洞。極寬闊。鬟指地曰。在此下。地用木板平鋪。衆見東角數扇。似可啓閉者。掀開視之。數丈下。華屋數間。燃諸式花燈。明如白晝。古玩書畫。綉幕錦衾。靡不備具。衆由石磴盤下。其中煖如初夏。風子與衆姬妾。皆裸下體。淫褻。衆攢毆之。一盜責之曰。爾父身爲大臣。反面事仇。人品卑下。幸數載立朝。頗有清操。今看汝父面。姑饒爾命。但去爾淫具。看爾能宣淫否。乃割其勢。率衆而遁。風子昏暈。次日方甦。延醫救治。數月瘡平。竟成閹廢。風子又不知懼。日與姬妾寢處。及淫念發時。嚙姬妾徧體。盡腫。後以慾熾暴亡。無嗣。

感應篇云。淫慾過度。是謂夫婦之間。仍須節制。過度非宜也。置姬妾以恣慾。已難免咎。况又殺生造孽。專利招尤。雖不遇盜。天豈恕之耶。

室鎖三女

程公元賓始爲羅城使。率師攻遂甯城下之日。左右得三女獻公。時公飲酒醉。夜深欲寐。女子覩粧入。公視之。皓齒明眸。皆國色也。謂女曰。吾聞先賢有言。凡遇女子。長者視若姊。少者視若妹。我今馬齒加長。爾等十五六。猶我女也。何敢相犯。詳問姓氏里居。父母兄弟何人。遂安置三女一室。親自封鎖。蓋明女之未受污。而又恐受他人玷也。翌日令訪其家。着親人來領。衆皆泣謝曰。大人見色不淫。盛德非人所及。願早建節鉞。永享遐齡。公笑曰。節鉞不敢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後公進官觀察使。年九十有七。從容談笑而逝。諸子皆顯官。簪纓累代。

酒醉夜深。見國色依然不亂。則平時操守可知。而防護復不稍疎。使帳下無敢覬覦。女子得全貞以返。已爲君子又善弭人之爲小人。公誠盛德也。

樓脫諸婦

明末江南某公。以避亂落魄。棲泊無址。適大兵南至。寄投麾下。公器宇軒昂。軍將見而重之。禮待頗優。軍中虜孕婦數十人。擬俟暇日剖腹爲戲。公欲勸阻。未得其便。軍將突奉帥令。率兵他往。就近覓空屋。閉婦一樓。備糗糧。謂

公曰。我數日當來。勞君看守。飲食着諸婦料理。勿令走脫。公夜飲樓中。諸婦求生。推一最麗者。就公懇曰。衆人被俘。自分必死。今領兵去。生死悉出君手。今夜願奉枕席。望君憐救。公哀之。停杯思計。麗者懼公不允。投體入懷。泣曰。幸勿嫌棄。公推開曰。汝勿憂。我自有法。遂召諸婦至。謂曰。汝等速去。遇人勿說我放婦喜。泣謝而去。公放火焚其樓。移住別室。軍還。公紿之曰。諸婦不戒於火。盡燬矣。無一存者。公後歸娶多子。貴甲一省。

莫大陰德。出於落魄之人。以其膽識異也。難尤在麗者投懷之頃。胸中何等正大。何等光明。

對天悔過

羅源黃正元。虔奉感應篇陰隲文。常刻兩書圖說勸世。少時情性未定。遇邪緣輒不能自持。一日閱呂祖功過格。見女色條下。臚列罪狀。不覺徧體汗流。立誓痛戒。次年元旦。夢玄天上帝署狀元冊。謂元曰。此汝持戒之報也。是歲生子永齡。聰慧異常。人咸愛之。後宦山右。偶逆遭眷回閩。隻身獨處。月夕風晨。復犯色戒。及家書到。叙在閩三子連殤。妻郭氏亦相繼而死。元傷感甚。私忖萬里羈縲。頻年潦倒。妻子又皆謝世。此非造孽深重。天罰胡以輒加。殆淫報歟。元自是愈窮促。及雍正辛亥歲。對天虔禱。仍持色戒。永滌前非。癸丑繼室李氏舉一子。妾李氏亦舉一子。一月獲兩男。頭角端正。與永齡不甚上下。宦途亦順。兩次遷轉。官至都督。任浙江處州鎮總兵。閒時回想生平。悚然歎曰。甚矣淫業之重也。一持戒。神明感夢。諸事稱心。一破戒。妻子殒殤。所如獲咎。善惡之報。真如桴鼓。於

邪淫一事尤嚴。洵可畏也。自是益行功過格。取先正戒淫諸說。編集成書。匪持戒人。亦藉以警己耳。此乃元所自敘述。好色者所當借鑑也。

改過遷善。到底不失爲善人。彼憤憤者。胡勿猛省。

誦佛消愆

康熙年間。有周姓者。開布莊。爲人篤實。一日坐店中。見四陰差來。被鎖扭去。至城隍府前。一吏持公文付差曰。解南京都府投訊。遂過高寶揚州。至儀徵渡江。到省。赴都府投文候批。文出。着解杭州都府。又過鎮常蘇嘉諸郡。及杭。至都府前。見侍衛森嚴。徬徨悚懼。不知何事被拏。忽一少年女子。指周罵曰。還我命來。周曰。素昧生平。莫非認錯。正在爭辨。聞內擊雲板。鼓吹開門。都府陞堂。衆役帶周與女進。跪階下。都府看原狀畢。命吏取前案閱之。乃明嘉靖二十年事。杭州土棍劉爲麟。愛鄰趙姓女。欲謀作妾。趙乏資。貸以銀。誘趙質女。李廷秀代書券。廷秀善洗補字跡。得劉四金。將券內質字挖去。改作賣字。銀到取贖字。改作情願爲妾。女被劉姦佔二年。日受箠楚。自刎而亡。赴東岳帝控。批發杭州都城隍查究。審出真情。判劉爲麟。罰一世變豬。二世變犬。三世變牛。緣作牛。又不馴。良觸人死。罰入蛆蟲道。李廷秀不合得銀四兩。改換字跡。罰變豬。再世三世爲商。循謹無過。四世託生爲周。去嘉靖已一百七十餘年矣。叱女子曰。汝很刁。案已結。何又來控。復問吏曰。何不將趙氏轉輪。吏曰。初結案時。未經安插。今

歲終人丁報冊。倘被岳府察出。前次下吏得重譴。歷任諸府亦有處分。惟佛力最大。能令亡魂從蓮花化生。不由地府轉輪。則彼此無碍矣。府點頭稱善。謂周曰。爾助人謀女。已受惡報。但此女無歸着。亦爾未了事也。宜速同往。延僧超度。周叩首情願。府諭差送歸。周偕女同行。女不復詬詈矣。至家而甦。廣延僧衆。虔誦佛經七晝夜。西向焚楮。見女從火光中作致謝狀。冉冉而去。周自是力持淫戒。膏戒人曰。犯淫造孽。受報自慘。卽干預人事。遇有犯淫者。亦拖累數世不清。備述返魂事。遣人記之。

附錄桂香鏡載有一事。與周同者。吳中某公子欲私一少婦。與友謀之。友陰授計。公子喜甚。約某日往。是夜公子父夢神告曰。汝子科第中人。因謀奸婦。婦桂籍削除矣。友某命貧賤。復爲人謀造淫孽。應寸斬其腸。父驚覺。立至書齋。某友已腹痛死。公子漸發狂。披髮行市。不久亦卒。助人淫惡。罪孽累世難逃。

竊鞋陷客

宋相某公當國。東閣十餘客。各居一齋。陳淳祖爲人端謹。公時與坐談。夜深不入內。內人多忌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遣幼婢匿陳床下。欲並中二人也。公入齋見鞋。知爲某姬物。心疑焉。齋後有曲徑通內。公夜驅此姬。由徑至齋後。使叩門。陳問何人。答曰。某姬也。君起開門。陳不答。姬又曰。相公睡熟。妾欲與君一談衷曲。夜深矣。無人在此。勿累妾。苦立門外。陳復不答。公復使妾百般挑誘。妾甘言甜語。纏陳不已。陳大怒曰。爾爲相公妾。廉恥不

知名節不顧。豈不玷辱了相公。若不速去。明日告相公。爾無死所矣。公知其無他。遣姬入。勘問諸姬得其情。罪爭寵者。由是益契陳。命知南安軍。

意外挑誘。每伏殺機。一爲所惑。則虛者真矣。禍其可逃耶。

借被疑師

浙有指揮使某公。延師課子。師病寒欲發汗。令子入取被。子以母床臥被與之。誤捲母鞋一。還被時鞋墮牀上。師弟皆不知。公來視疾。見鞋生疑。夜訊妻。妻不服。公令婢詭以妻命邀師。已持刃伺其後。俟門開殺之。後殺妻。婢叩門。師問何人。婢曰。今夜主人未回。奉主母命。請人一談。師怒曰。是何言歟。明日當告主人。公復強妻往。妻至。怕羞不語。公逼之。妻叩門曰。頃遣婢相邀。奈何見外。妾今冒夜至此。願君開門。勿再却也。師固拒曰。某家東翁相延。豈肯以冥冥墮行。娘子身爲命婦。亦宜自顧名節。請速入。此事某不敢洩。門終不啓。明旦師辭公欲歸。公曰。先生真君子也。述昨日事謝罪。是科師登第。位顯爵。

蔡臥子曰。饒肉虎口。不啖者幾人。若一啓門。名也無。色也無。命也無。不知此際誤多少人。怕怕。

附錄明郵縣陸世科爲諸生時。嘗館一武弁家。時值黃梅。令館僮焙被。僮轉使女婢。至晚夾帶主妾之睡鞋出。陸見之。拋置帳頂。後偶歸家。主人入館。於帳頂得妾鞋。陰袖歸。陸到館。一夜逼妾密叩館門。已持刃伺其

後。陸聞叩門聲。問是主妾。厲聲拒之。主人復逼妾再四哀懇云。姑開門。我有話說。陸復厲聲曰。果有說。明日可與主人同來。主人見陸毅然。知無曖昧事。隨聲應曰。某在此。請開門相見。既入。陸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先生無懼。出鞋示之。備述所以。陸曰。幸我無私。否則污主人刃矣。明日辭館而去。主人慚愧。固留不可。後陸登萬歷丁丑進士。歷官大理寺正卿。

旅邸寄書

青州王曾往京師赴試。榜後出游。過一人家。見母女二人哭甚哀。問其故。母曰。少官錢四萬餘。累次勒迫。難堪。騷擾。吾止一女。將賣以償。且夕分離。不忍捨耳。王曰。爾既要賣。何不賣與我。母允之。遣女拜見。艷麗動人。王問價。母曰。五十金足矣。王曰。我已約定。今歸取銀。即來。母問寓所。王以實告。須臾取白金如數。復往付母。母欲署券。王曰。券不必立。爾先往償官。我三日即來迎娶。王歸寓。治裝欲行。持書一封付主人曰。數日內若有婦人訪我。煩將此書交他。語畢別去。屆期女靚粧以待。傍晚不至。母疑之。謂女曰。某公豈忘耶。我今往訪。若來接女。但與說俟我回來。母訪至寓。王已行三日矣。主人出書。母攜歸視之。內云。前款助爾。爾女須另擇配。吾非真買也。後連中三元。心地無一點牽纏。光明正大。洵天下第一人。

寓樓感夢

吉安羅倫。生平醇謹。有志行。乙酉冬。赴京會試。次姑蘇。宿於舊時寓樓。夜夢范文正公衣冠至。賀倫曰。明年狀元屬子矣。前途保重。羅謙曰。某才學疎淺。何敢奢望。范公曰。天道福善禍淫。女色一關。禍福毫釐不爽。犯戒者降禍必重。守戒者亦降福不輕。子見色不淫。某年此樓之事。誠動太清。以此報子。羅醒。憶昔年寓此。曾有女子夜奔。力拒不納。夢當不妄。及次山東。又有還劍事。救活二命。人亦以狀元期之。至京已三月初四。倉皇投卷。殿試果第一。官至侍郎。

人動以佳兆自許。謂將來有許多好處。試自捫心頭。有生以後。造過幾件善事來。昧此一點良心。怕逃禍且不暇。何得妄生他。想若羅倫之寓樓感夢。有嘉行者。方算爲佳兆耳。

讀訓躍起

庠生郎綸綬。年少時性淫而慧。嫵媚如美女子。妻柔婉。頗有姿。僻居山鄉。里中少婦多詣妻與談。郎一見輒就之。謹。真正者避。走。餘皆與郎有染。郎所私者頗多。妻求悅夫意。禮待甚殷。勤。諸婦遂託與妻契好。往來益密。外人弗覺也。間惟被挑不從者。心知之。却不敢言。久之。諸婦漸稔熟。偶聚郎所。無不交口譽郎。郎以得諸婦心。益多招致。及年逾四十。自知獲罪。無計挽回。聽譴於天而已。適後讀訓言。有云。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又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郎躍而起曰。吾今有以自全矣。誓改前非。奉行衆善。凡有著作。借徑以勸人。數年。買入成。

均後以壽終。

躍而起。便是平旦清明。聞聲猛省。

掩卷凝思

晉江某生性樸拙有文名。少館於某家。主人遣婢傳館飯。婢年及笄。喜修飾。善諧笑。某惑之。遂與通。嗣於書篋中檢功過格一本。見淫婢條下。列過綦重。大懼。密以側室訂婢。蓋欲以完其節也。期未至。主人強之別適。某聞之。寢食俱廢。傷悼幾不能自存。急行功過格。力持色戒。轉補前過。次年遂入泮。踰時戒稍弛。嘗偕友遊妓院。悅一妓。留宿焉。詰旦以語不合。旋與絕。一日赴飲戚家。戚有女適歸甯。以親故與席。女素脫略。亦饒風韻。輒與某談。某口訥。笑聽之而已。是夜坐談一室。某微挑女。女不怒。談如故。某以胆怯弗敢近逼而止。未幾女隨夫赴官。音耗遂絕。某與中表兄弟同居。中表娶婦有麗色。賢淑而性和緩。夫常不在家。某悅之。偶遇於無人處。挽其袖與戲。婦拂袖避去。某自是屢試屢躓。卷無一薦者。後有人送感應篇。某閱至見人色美二句。掩卷凝思。歎曰。起心尙且不可。我曩日挑誘兩婦。何止起心事。雖未諧。罪無可追。益以私婢宿妓。何怪名場蹭蹬。直到於今。遂依感應篇一行之數。年後秋闈。輒薦卷。旋登賢書。子亦貴顯。壽七十餘。

調戲良家婦女。雖未及亂。已是虧心。某生檢功過格。閱感應篇。保全晚節。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短簡彙抄

蕭山毛西河諱奇齡。未遇時出游靖江。遇海昌范文園。素精相術。毛以終身問。范許以青衿終老。毛快快歸寓。有馮氏女。慕毛才名。私就之。毛不允。嚴拒焉。數日後復見范。范大驚曰。兄面貌大改觀。當有奇遇。後應康熙己未召試。官翰林院檢討。

貴溪某生善作文。屢試不第。請真人上表查天榜。聞神語曰。此人該中。因盜孀母革去。生曰。無此事。遂申牒自辨。神批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生愧悔無及。蓋少時見孀貌美。偶一動念故也。念且不可。況有其事乎。

昔蘇東坡見江上浮一女屍。因吟詩曰。江上臭皮囊。當年桃花面。而今不忍看。昔日恨難見。三復此詩。發人深省不少。

片時守正。檢討何榮。一念涉邪。孝廉終革。女色所關者鉅。人何不詳參坡老新詩。

寓言備列

王黼爲相。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金玉爲屏。翡翠爲帳。環以小榻十數。擇美麗姬妾居之。恣爲淫樂。日夜不已。所親或規之曰。此危道也。君不見夫飛蛾乎。飛翔燭上。驅之不去。必至於焦爛而後止。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君乃日戀不已。淫慾無度。後悔何及乎。黼不聽。未幾禍作。身首異處。自古耽荒女色。未有不喪身亡家者。王黼之死。

可垂戒也。感應篇集註

楊誠齋善誥。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嘗相喚。子乃自求狎到何也。熊勉庵聞而歎曰。今人廣置妾媵。漁色縱慾者。卽自求押到之輩也。我勸世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何如。慾海慈航

陸天池諫友好色。爲寓言警之曰。某帝時。宮人多得春疾。勅太醫治之。醫請選十數少年爲藥劑。帝如所請。未幾。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矣。帝問此何物。對曰。藥渣。帝大笑曰。安用留此。棄之街衢可也。今人於婦人女子。無不願爲良藥者。乃未久亦化爲渣矣。可畏哉。可痛哉。渴淫集說

淫罪多端。男淫更大。養生家每言男淫損神。尤倍於女。世人所宜誓絕。况比頑童者。閨門每多醜聲。最宜防戒。感應篇圖說

庠生李某工詩善文。年逾五十。屢薦不中。因請乩。鶴衣童子判曰。子平生好雞姦。今上帝添子兩翼矣。李愧而不信。自後亦書戒男色事。廣布警世。求免墮畜道。後竟作雞鳴死。無子。黃正元曰。犯男淫者。雖懺悔亦必受報。人果何心。甘墮畜道耶。增廣覺世編

貪色未有不死者。曰飛蛾。是自欲速也。曰狎到。是不待喚也。曰藥渣。是難再用也。男淫損神倍之。獲譴尤奇。故類叙之。以見前賢示警。皆有動人猛省處。

閉門諭女

安徽涇縣某公。失其名。父孝廉。兄上舍。家擁厚貲。公學書不成。棄業掌錢典舖。慷慨好施。與耗數千金。及析產。自以分欸填補。罄所餘。開綿布店。隔鄰有母女二人。女年十五六。貌絕美。店中人常往竊窺。鄰婦誤以爲公。欲餌之。探知公好古玩。一夕告公曰。家有祖遺石枕。夏涼冬煖。夜將半。灼灼生光。今將賣與人。君試一觀。公諾之。婦引入一室。帳中忽出一女子。則二八麗人也。公急避。而門已反鑰矣。公欲破門出。婦在外曰。蚤夜入人家。非奸卽盜。汝果出。叫汝便活不成。公正在躊躇。女笑挽之曰。母令妾事君。特爲救貧計耳。君何拒之深也。妾非敗柳殘花。願少加顧盼。公聞言。知將餌己。以得金。神情稍定。謂女曰。汝爲女子。當重名節。當顧廉恥。我今從汝。汝身立破矣。他日合登。瞞丈夫不過。便對丈夫不住。那時丈夫厭汝賤。汝皆我曲從之害也。我因汝造了奸淫置罪。汝因我受了污穢臭名。汝自細思。汝此身可破乎。不可破乎。女兩頰通紅。赧然曰。所以戀君者。願侍衾枕。養母賤年。非圖苟合也。但今夜不肯垂憐。母將捏飾相誣。君當受辱。妾亦蒙羞。醜事易揚。不知他日若何淪落矣。淚潸潸下。公惻然慰之曰。無憂。吾當濟汝。且爲汝謀終身。可叫汝母開門。女收淚拜謝。門開某呼婦隨歸。取二十金贈之。且曰。女大當嫁。急擇配。我再薄助嫁貲。及嫁來謝。公辭不見。閱數年。復有傾產救荒事。兩子皆未冠。游庠。長子春秋闈連捷。督學粵邦。後次子亦舉孝廉。公皆及見之。壽七十卒。孫已成行。歿後歷任各府城隍。轉爲建甯城隍。

夜深室閉。臥榻在前。怎當得少女含苞。笑顏相挽。乃從容諭戒。並無一念涉邪。弗可及也。

留寓戒孀

某公不知何許人也。美丰儀。年十九入泮。尙未有室。是歲赴鄉闈。寓旁有一新寡者。慕公貌。夜叩門三四次。初啓視之。婦貌絕美。驚勿敢納。後二次均不之應。越早詢主人。知爲名族女。孝廉妻。夫死未久。公欲徙避。而心又不安。恐此婦或奔他人。不免失節。不如仍寓在此。再來當面戒之。是夜果來。挾公曰。今晚不就。願死君前。公戒之曰。爾父兄何等人。爾夫爾翁何等人。爾當留體面。使父母兄弟夫翁。得與人行坐。吾今卽委曲從爾。破爾身。喪爾節。爾死後何顏得見亡人乎。且我一虧心。後日功名亦必難望。况報應不爽。我之妻女能全貞乎。爾今此事幸謀諸我。倘遇輕薄子弟。爾便不能全節。彼生爲爾喪志。死爲爾敗名。地獄必受苦矣。我不爾洩。爾歸自思。我言當聽否。婦聞勸。羞慚滿面曰。我女人見淺。今知改矣。君果弗洩。沒齒不忘。言畢遂去。公復呼而告之曰。我若一洩。塲屋喪身。蓋欲以堅其悔悟之心也。婦歸。公睡。五鼓夢一俊士揖公曰。君二十當死。今見色不淫。當壽而康。公自是益檢束。是科仍落孫山。公以前身孽重。亦不介意。惟恐次年之棄高堂而去也。及二十安然無恙。至廿二因病不赴鄉試。七月中。公母夢竈神告曰。爾子今科當中鄉魁。次日告父。立促之行。入塲。又夢前俊士來。及醒文思大進。遂中式。第四。及赴春闈。又有還金一事。登進士。入翰林。督學江蘇。旋生一子。死後歷任城隍。疊陞啓竅星君。及任蓮峰城。

科峰寺香火益盛。

不使受玷於己。並不使受玷於人。一片婆心。爲神何愧。

觸雞動情

歸安沈桐。字觀頤。好學能文。丰姿俊逸。族兄某薦入一寡婦家。教其子。子纔七八歲。婦一堂姊。卽桐族兄之妻也。桐自到館後。課讀餘閑。埋頭攻苦。婦私敬慕之。一日婦在後堂飲酒。見雙雞雌雄相逐。兩額發赤。把盞凝思。婦有婢最黠。覺而趕雞散去。是夜婦歸寢不能成寐。復起開門。婢異之。俟婦出。婢伏暗處以望。及婦步入書館。婢走入窗下潛窺。見婦乘醉就桐。桐拒之曰。男女內外有別。蚤夜到此。不畏人言耶。婦曰。羣婢盡睡。我兩人外更有何人。桐曰。正是兩人。乃爲可畏。一苟且名節掃地矣。宜自愛惜。婦酒氣薰心。戀戀不忍去。桐急出散步庭中。婦後酒醒。大慚而入。次日桐歸。婦恐語洩。備禮敦請再三。桐不赴。又挽其族兄促之。終不往。兄責之曰。吾以弟貧薦館。主人禮待。而弟不終事。何也。桐終不言。但云不便而已。兄會意。邀桐與子共讀。婦後邀姊至家。婢潛告姊。姊曰。真君子也。次年桐與姪節甫同榜中式。又同聯捷。節甫官侍郎。桐任福建巡撫。

陳定力曰。寡婦之節。關係最大。婦亦貞靜人也。感物動心。半由被酒。一與有染。醒時必因喪節而喪身。桐乃力拒於前。諱言於後。存心長厚。報以顯爵固宜。但非婢之黠。誰知有桐之賢。故人偶涉邪。往往遮掩不得。

呼貓示意

歸安茅鹿門先生。年少時游學餘杭。師事錢應揚。錢有美婢。年甫及笄。頗以容貌自負。欲得一名人事之。見茅年少高才。私慕之。一夜忽至書館呼貓。貓官音同茅。茅厲聲曰。汝女子。何蚤夜一人到此。婢曰。我呼貓耳。茅曰。無之。婢曰。我非尋小貓。來尋大貓耳。視茅而笑。茅正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犯汝。何以見父。且何以對爾主人。且何以全爾名節。不可婢強之。茅堅持不可。婢曰。相公不憐我乎。我慕相公而出。今不允。何顏復入。有死而已。茅終不納。婢果慚恨投井。主人覺。急救之得不死。於是遣婢他適。茅中嘉靖戊戌進士。李國縉孫兆河復皆登第。

婢以死告茅。而終不爲所動。非忍也。古人舍生取義。己之死尙且弗恤。敢枉己以徇人乎。茅可謂精於辨義矣。

宿禁脫陽

金沙李太青爲諸生時。讀書姑宅。姑有婢娟娟。美秀而黠。李欲與狎。不可。曰。相公讀書人。何乃輕薄如是。豈不圖上進耶。我雖婢。亦良家女也。非充妾媵。何可妄爲。李許以他日貴顯。置爲偏室。婢乃從之。崇禎癸酉。李登賢書。婢以實告姑。姑爲備奩具以待。及李將赴公車。來謁姑。復與婢訂盟而去。甲戌冠南宮。婢聞喜甚。打點作如夫人矣。及李歸。與妻謀之。妻怒叱曰。纔通籍便要納妾。他日官階愈進。將若何。隨遣人詰責姑。婢知不能相容。遂自經死。

李官禮曹當入值。輒私攜妾。扮家僮入宿禁省。一夕忽見前婢披髮過其前。李尙不知。漏下方與妾交媾。情濃。忽內傳旨呼李。李心悸甚。遂脫陽死妾腹上。遍體俱青。蓋胆碎也。人以爲婢索命云。

家有悍妻而私訂婢。是欲置婢於死也。他日攜妾宿禁。安知非婢陰遣之耶。

入闈繫頸

康熙癸酉科松江一廩生。首場接卷。忽見一鬼隨入號。驚泣終夜。合號爲之不安。黎明濡筆搆文。至晚三稿已脫。鬼趨執其項。因疾呼鄰號生救之。涕泣謂曰。某昔年赴楚。喜一女子。給以爲妻。女子悅。遂與通。且贈某千金。妾不敢愛身。欲以終身託耳。此區區者。藉表寸心。願勿相負。及携至家。內子不容。乃不得其死。遺書云。貪我之色。而誑我。破我之身。而負我。生不能報。死豈相容。今彼旣來。某不可復活矣。鄰號生好言慰之。有頃聞生乞命。懼不敢出。久之聲息寂滅。乃呼號軍秉燭視之。則此生以繫筆紅繩繫頸。奄奄一息。已垂斃矣。監臨某公聞其事。急趨往救。遣人扶歸寓所。浩歎數聲而卒。

從來有陰惡者必有顯報。禍一人卽以儆衆人也。觀此生冤報。必使自言其故而死。又必使在闈場中萬人屬目之地。自言其故而死。天之報施真昭昭哉。

妻在而給以爲妻。女因妻死。實因生死也。奈何猶敢入闈耶。

熄燈入室

南京某生赴秋試。客邸對門。某指揮使宅也。有女方及笄。見生屬意。生出入亦偶見之。貌極美。試畢後數日。女陰遣婢授意於生。言父已他往。家中無人。今夕請入一叙。生懼損德。託辭婉謝。不敢往。同寓友竊聽之。及夜乃僞爲生赴約。婢昏黑莫能辨。開門引入。友戒婢曰。初不敢諾者。以初相見害羞。房內勿燃燈。我纔敢入。婢以告。女熄燈以待。友入。女以爲生也。喜甚。未及掩門。邀與歡寢。及更深睡熟。指揮使歸。見女房門未閉。疑焉。步入女室。見友在床大怒。拔劍雙斬之。明日榜發。生登首選。困語人曰。使我若輕狂。今日已登鬼籙矣。

一冒生以死。一謝女以生。人鬼關頭。可不慎乎。

墜布登樓

武進張解元璋。萬曆壬子科。同某生應試南京。抵寓之夕。主人夢迎天榜。解元乃某生也。具以告生。生揚揚得意。時主人有二女樓居。聞主人語。心動慕生。陰使婢招之。生問女貌。婢曰皆美。生曰我恐汝言不確。請樓頭一見。婢入以告。頃之聞呼婢聲。樓門豁然洞開。二女靚粧出。視生一笑而入。生喜不自禁。及夜自樓墜布。生將梯而上。乃拉張同登。登未及半。張忽猛省曰。吾來應試。將圖進取。奈何作此損德事乎。急墮下。某生獨乘而上。一矢雙鷗。私喜以爲奇遇。是夕主人復夢天榜。見解元已易張名矣。醒而大駭。翌日述夢以告生。並詰近作何事。生面赤無以

應及榜發。張果南闈第一。某生慚愧。抑鬱而死。

一個解元。十年工夫做不成。却被一夜工夫斷送。紅顏可愛。正是讀書人第一冤家也。
生以獨上失一解元。張以急下得一解元。所爭在猛省時耳。

碎鏡晨驚

楚人王士蘭嘗游江西。一日遇風雨投宿古祠。遂假寐。俄見祠門洞開。有翁媪二人入祠。直據上坐。僕從十餘人。旁列左右。復有二翁媪俯伏入。跪其前。坐者怒數其罪。顧從者鞭之數百。跪者哀號乞憐。且曰。業生不肖。子不敢辭罪。祈見釋。當碎其鴛鴦鏡。事猶可止也。坐者沉吟。王起嗽聲。遂無所睹。晨起雨霽。將行。忽有少年手持一鏡入祠拜下。王怪而問之。答曰。此鴛鴦鏡。漢物也。視之。背作鴛鴦兩頭。益異之。謂少年曰。肯見售乎。少年不可。輾轉問鏡。忽墮地而碎。少年方驚惋。懣懣。王告之曰。汝必有失德。壞人閨門事。不實相告。且有陰譴。少年懼吐實。乃與里中謝氏女約私奔。期會祠中。鏡卽女所貽也。因語以夜來所見。少年大悔恨。再拜而去。王視其堂鑿。乃謝氏宗祠云。

可知閨中失節。則祖宗含羞。所云淫人女者。殺其三世。益信矣。前二翁媪。女之祖妣也。後二翁媪。女之父母也。女子尙未失身。早使祖妣生怒。父母受辱。敗壞女子者。罪當何如。陰律云。姦入室女。得絕嗣報。蓋非絕嗣

不足以蔽辜也。可怕可怕。

折花夜遁

福州林濤。少美丰姿。一日向庄佃徵租。宿於其家。偶出散步。及歸見案上有秋蘭一枝。不知誰采者。明日有小女子出視。問之。女笑曰。此吾姊所貽。至晚一女子至。林目之。不甚修飾。風致殊佳。笑問。昨日惠蘭。莫非姊姊乎。女曰。慕君清雅。摘花時。奴自送來。又逢他出。今君暇否。欲以一事相煩。袖中遂出一紙求書。林濡筆淋漓。一揮而就。持付女。女曰。真是快手。奴將有以報君。此地恐有人來。明日父兄入城。母與妹夜間早睡。啟戶相待。若何。林諾之。女遂入。次日小女復出曰。吾姊房外蘭花儘多。汝要折花。可由對面小門入去。林會意。夜如約。往女延入寢室。曰。昨忘一樁事。午間特遣妹通知。林曰。如是。今要來折花了。女笑曰。幼時讀唐詩云。有花堪折直須折。林心大動。甫就榻。女低聲曰。郎有妻乎。林未及答。忽猛省曰。我已有妻。彼尙未嫁。一時亂之。有傷陰德。遂托故辭出。女情不能捨。未便強留。林連夜進城。從此蹤跡不一。至女望遂絕。丙子林捷鄉書。

采蘭相贈。淫媒也。啟戶相待。淫坑也。而一念轉移。捐除了無數孽障。培植了無數善果。故能渡慾海者。自能穩步蟾宮。

林生亦幾危矣。設女不問及妻。無所觸何從猛省。故遇有邪緣湊合。必力拒於求書之會。勿待悟於就榻之

時以此時爲地無多。回身匪易也。

奸尼被戮

甯波府南鄉地方名小港口。有一小尼庵。前塑關聖及周將軍像。中僅尼僧二人。一老尼約三十歲。一少尼纔十七八。持戒甚嚴。無一苟且事。有鄞縣兩差。因催糧路過。遇雨求宿。尼拒之曰。我兩人皆女流。未便留客。請別處歇。差大言恐嚇。不肯去。尼不得已。薄具蔬素款差。兩差欺尼柔弱。私議夜靜時。闖入尼室。各稱其老少奸之。伺尼睡久。差排門入。老尼起喊賊。一差遽擁之。撐拒不得脫。遂被污。少尼從夢中驚醒。戰慄不能呼。而身已玷矣。天曉兩差出門。忽見周將軍舉刀一揮。兩差旋覺頸痛。行數里仆地。口中自供奸尼。及遇周將軍狀。語畢氣絕。兩頸狀如拉折。

尼庵爲清淨之區。宿尼已爲造孽。差乃欺尼柔弱。排門而強污之。周將軍豈肯饒人乎。到處有神明。貪淫者奈何弗覺。

礫匠受誅

杭城藩司前百獅池。順治年間。一日衙役忽見池中一蟹。其大如箕。擊之不去。以鐵鈎鈎之。潛入水底。却鈎得一米囊盛物甚重。啟視之。乃一支解死屍。聞之司主張公縉。訪得近司皮匠婦吳氏。與奸夫方二有奸。皮匠復數

日不見鄰人舉疑之。遂捕婦至。一訊而伏。果與方二成謀。以皮刀礫匠沉之池。將偕奔而未逮。獄成竟不得二踪。年藩司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出迎。隨開府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方二在是矣。童子蓋浙人。開府挈之以適粵者。向與方二爲鄰。故識之。乃械二送浙。與婦同伏法。

奸情一事。從未有能瞞得人者。况姦而兼殺乎。囊沉池底。而大蟹出之。人匿寺中。而童子執之。要密不能。要逃不得。人胡弗怕。

騷婦負夫

明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每早俟其夫出。即入門登床。一日夫出。尉方與婦擁被共寢。忽聞叩門聲。婦知夫復歸。遣校尉伏匿床下。及夫入。婦問復歸何故。夫曰。天寒甚。恐爾冷。歸欲爲爾加被耳。校尉見夫去。復出。忽思曰。彼夫愛妻如此。其篤。妻乃忍負之。以與我淫。是不良婦也。遂問婦曰。汝愛夫乎。愛我乎。婦曰。我實愛汝。夫特掛名耳。有何可愛。尉叱之曰。婦以夫爲天。夫甚愛汝。汝不愛夫。背義滅倫。與禽獸何異。我豈與禽獸同羣哉。遽出刀殺婦而去。少頃有賣菜者。向婦家索錢不應。乃入內。見婦屍倒橫。大驚而走。鄰人執以送官。嚴刑誣伏。及賣菜者臨刑。校尉竟入法場。大呼曰。殺此婦者我也。以實告。長官上於朝。有旨赦其罪。

陳定力曰。錄此爲淫婦鑒。婦人之愛情夫。與男子之喜外宅。皆迫於慾也。慾心一動。有得暢其慾者。雖背

夫棄妻亦不遑計矣。故勿論男女必制慾乃能無累。

孀姑陷姪

松陵潘生素無行。與寡婦易氏有染。婦有母家女姪從姑寄居。潘偶一見。神魂若失。欲因婦私之而不可得。遂日夕往來婦家。伺隙以圖。女頗知姑事。防益密。嘗作小詩諷姑云。東風不道珠簾隔。引出幽香落外邊。姑遽竊其詩。語女父母。以爲屬意於潘也。且使潘在外揚言之。遂衆間爲潘議婚。父母信以爲實。勉強允諾。既而女聞知爲姑所賣。將欲自明。姑言已先入。乃痛哭欲絕。于歸後數日。女謂潘曰。我今歸汝。酬汝願矣。姑乃孀婦。喪節於汝。他日何顏見我姑夫。但與孀婦成奸。汝亦不能無罪。前未娶。妻猶謂少年遏制不住。今既得我。急宜痛改。前非稍安本分。尙得掩人耳目。使我表弟長成之日。亦好見人。不聽我言。恐遭天譴。潘正在新婚。面從而已。未幾時。狂蕩猶昔。女屢諫不聽。益不禮。潘大慍。日夕詈撻。女自經死。潘遂挈資遠遁。次年午溪盜起。潘死於兵。姑亦被擄。奸寡婦潘已當死。圖室女潘又當死。及女不幸歸潘。復以規諫致死。潘一死。豈足蔽辜哉。地獄中不知如何受苦矣。易氏負夫陷女。被擄尙爲便宜。

大噍奸奴

會稽張然婦。頗有姿色。家用一奴。雄健趨捷。有才幹。然家諸事皆委任焉。奴垂涎於婦。碍然在家。不得遂意。及然

商於外。悉以家事囑奴。奴乘間調婦。婦以家計需奴。未便訶斥。第戒之曰。主人看汝素謹。留在家中差遣。汝何得無禮。今姑汝恕。後勿復爾。奴見婦不怒。料徐圖之。必能成事。自是益加勤慎。求悅婦心。婦果見奴循謹。稍弛持防。一日天氣炎熱。婦在房洗澡畢。倚枕乘涼。不覺朦朧睡去。適奴有事白婦。立門外連呼不應。走往窗隙。窺之。見婦衣裙未穿。裸身偃臥。觸起往時調婦淫情。撥開窗門。潛跨而入。及登榻。婦自夢中驚醒。罵奴曰。養奴欺主。罪當凌遲。死後在地獄中。更要受奸淫慘報。汝怎麼不怕。此事若傳出去。叫我如何見人。我知汝蓄念已久。不如此總不甘心。今酬汝願了。下次再不可妄爲。奴笑謝再三。婦意稍解。遂不噴奴。不數日情逾夫婦。次年然歸。奴謀於婦。欲殺之。婦曰。汝既淫我。又要殺他。恐天不肯容汝。他不久就要再去。何用殺爲。奴不允。婦曰。汝真狠心。他纔回家。亦要容他一醉。乃盛作飲食。夜間陳列房中。俟然食畢受刃。婦在房陪。奴持刀門外以待。蓋防然之逸也。然覺之。料力非奴敵。涕泣不能下咽。謂婦曰。汝忍令我死乎。婦曰。我亦無奈他何。汝強飲數杯。到醉時便亦不覺矣。然素蓄一犬名烏龍。常隨左右不離。時在然側。然投以肉。暗祝曰。養汝數年。能救我否。犬亦不食。頃之。奴持刀入。催然速食。犬怒目視奴。然忽起大呼烏龍。犬應聲躍起。嚙奴。奴被傷倒地。然奪刀殺奴。轉身按刀婦頸。詰問緣起。婦備述顛末。且曰。汝留奴致我失身。今既殺奴。乞饒我命。然曰。殺奸成雙。既殺奴不得不殺汝。遂並殺之。次日詣縣自首。婦當戒奴時。亦是正氣的人。及一失身。乃受制於奴。而棄夫不顧。情慾之誤人甚哉。兇很如奴。曾犬之不若。

矣。復何足責。

馬除淫客

西湖邊有小姓人家。妻美姿容。一輕薄少年見而悅之。探知其夫素儒。日往來其地。冀乘隙與交。一日夫出。妻小立門外。少年適至。遽闖入門。妻問何事。少年曰。此非說話處。入裏面和汝說。少年頗秀麗。妻以爲尋夫者。閉門隨入。及少年去。妻送之出。遂與十分親密。是夕夫歸。妻故怒曰。汝奈何叫一男子來。勸我作那勾當。夫愕然。問其故。告妻曰。汝是我妻。豈有叫人來弄之理。他宿我妻。怕無別人要宿他妻。再來不要理他便了。妻曰。汝真是不爭氣的人。他說是汝朋友。今着汝尋個人來。尋不來。汝不要在家和我過夜。自是少年至。輒留宿焉。夫銜之不敢發。一夕忿不能忍。持刀從狗竇入。且進且却。如是者三。適有馬姓者過此。見之大呼爲賊。夫搖手捧刀。長跪泣曰。吾非賊。吾婦有淫客在。刃之則股栗不能下。不刃之則氣結不能甘。馬勃然曰。果爾。吾爲汝除之。提刀破門入。兩人方酣睡。雙斬之。置頭於夫肩上而去。

嗟乎。奸近殺。常理也。夫不能殺。乃假手於人以殺之。冥冥中豈非有使之者乎。總之人先自伏一殺機。則人得而殺之矣。當闖門而入之時。頭特寄少年頸上耳。丈夫雖儒。天下之爲馬姓者盡多。貪色者知之否。

懷奸挾刃

萬曆丙戌京師有傭工某婦頗有姿。先與衛軍羅姓交密。呼爲羅長官。後以隙絕。里有惡少素垂涎於婦。因恨及羅。羅已與婦絕。惡少未之知也。一日傭工歸。夜與婦寢。惡少挾利刃潛入。將逼婦而強淫之。捫枕得雙頭。誤以爲羅。怒甚。連斫之。事上有司不能白。鄰人咸謂婦與羅有染。官以羅因奸殺人。擬重辟。羅竟誣伏。惡少聞之。一日夜歸。嗟歎不已。妻叩之。惡少備述顛末。妻亦與人有私。所私者聞惡少歸。避匿床下。聞之。計欲殺惡少而娶其妻。次日遂以惡少語。鳴之官。官問汝從何處聽來。所私者無以應。官遂拘惡少。訊鞠伏罪。問既殺人。胡又向人說出。惡少曰。特與妻言耳。官復訊所私者。杖八十。擬徒。惡少抵罪。羅始免。

惡少殺人抵罪。苟早查得出。則奸傭工之婦。與奸惡少之婦。不將無報乎。天網恢恢。不漏。暫寬惡少一人。而前後奸情畢露。人勿恃曖昧之事。皆人所不及知也。

賣笑償銀

元時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殷實大戶充庫役。有一人侵用庫錢太多。無可償。府判王某素殘忍。乃拘其妻女於官。計賣之。又不敷額。乃命小舟載往西湖賣奸。凡貴游子弟。有令侑酒者。收其錢以償庫。當時有阻之者。曰。壓良爲賤。罪孽不小。某侵用官款。除追繳外。更有難償。論罪止及其身。何致累及妻女。他妻亦良家婦。他女亦良家子。爲民父母。宜體恤而優容之。纔合愛民常理。今乃使爲猥賤之事。以償官債。竊恐罪不至此。徒造孽耳。王弗聽。未

幾時官壞身死。妻子淪落。亦有不忍言者。杭人輒引以爲戒。

朗空子曰。世有一種人家。收養穉女。粧飾艷麗。惟務多得財帛。嫁之遠方。往往流爲娼妓。此所謂煙花地獄也。府判颯然衣冠。而爲禽獸之事。宜其後人亦墮火坑矣。

勸別人妻女賣奸。便是勸自己妻女賣奸。只爭先後耳。報應循環。大都如是。

乘醉謀珠

吳縣珠客胡某家有一妻一妾。乃富賈也。貪淫好色。有王穿珠者。妻貌極美。胡謀與奸。計無所出。後以重利啗之。往來數年。揮金百計。夫利其貲。亦知而不問。胡又將百金買一少女。與王爲妾。王妻則爲胡外宅。日夕往返。習以爲常。胡妻諫之曰。此危地也。名爲外宅。畢竟是奸宿人妻。造孽不小。萬一他夫翻臉。性命可虞。若買一好女子來家。任女消受。豈不比王家較見穩便。較見公正。胡弗聽。一日胡携珠數十串。價值數百金。將往王家過宿。胡妻又止之曰。王某賣奸圖利。非良善人也。今以重利至其家。他不生心乎。願勿去。胡又不聽。時方大雪。胡冒雪而行。及至寒甚。王妻邀入室中。圍爐暢飲。飲畢。雙雙就寢。王見珠起意。伺胡睡熟。持利刃就床殺之。並殺其妻。明日親提二首報官。官輕杖十板。賞以花紅。後胡妻妾控縣索珠。當堂逐出不理。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事。

聽妻妾語。本非丈夫所宜。惟貪色一端。偏是妻妾置身局外。見得到。說得到。不聽反足以招殃。人輒以爲妬。

者何哉。

報冤牽線

嘉興東門外大戶王心漢。家頗豐裕。父子恃財漁色。有王喜娘者。妖冶而善飲。時出入心漢家。康熙三十年。心漢與布舖中研匠牽合。以十五金。包宿喜娘半月。心漢扣五金去。引至匠處。不意研匠甚多。此金乃朋湊者。輪流毒。血崩而死。未及一年。里中賽社演戲。心漢率妻女往觀。有人見王喜娘隨心漢之女。不離左右。以爲喜娘猶在也。未幾女與一沈裁縫通。沈復引其友許姓者與通。遂約女挾資夜遁。至湖州適爲捕役所詰。解回嘉興。千人聚觀。共說爲心漢好淫之報。女至家。母詰責之曰。汝素貞靜。何以作此敗門之事。女曰。自去年以來。每見王喜娘來。此說親。且云爲擇婿必佳。嘗晚引一人至。謂曰。此爾婿也。我便心神迷亂。一任所爲。後又易一人至。說他姓許。我不解何故。見着那人。便要與親密起來。上船至夕。我初不肯。及喜娘代我裝飾。強拉同行。心中倒覺喜歡。急急收拾而去。不知不覺。輾轉間已在舟中矣。那時身不由己。喜娘又不在側。只得隨他同去。豈知今日如此出醜。不如死罷。母曰。汝勿短見。此汝父牽引喜娘之孽也。

心漢嘗爲喜娘牽線。喜娘自應爲其女作媒。且心漢不獨漁色。兼以漁利。此喜娘之所以必得而甘心也。易貞靜爲淫蕩。一喜娘顛倒之耳。女未去而兩人遞狎。不如是不足以報心漢之淫。女既至而千人聚觀。不如

是不足以出心漢之醜。世有漁色者。勿恃其女之貞且靜也。

紈錦製衣

嘉興項墨林。游金陵。昵一妓。將別。妓執手雪涕。戀戀不已。項歸。廣購沉香木。細雕爲牀。復以紈錦製衣數篋。裝巨艦。訪之。入門。值有客在。妓顧項。已不復識。意殊落落。已而項前通姓名。且言薄有所贈。妓乃婉容加禮。項歸舟。忿甚。明日昇牀。及諸物。至妓家。羣妓聞之。爭來致賀。酒半。項抗聲曰。我謂章台多屬有情。故不惜千金買笑。詎意暮月之間。遂爾相逢。不識耶。輕薄真不可耐。急呼僕出篋中衣。悉裂之。手奮大槌。碎牀。焚於庭。拂衣竟去。聞者大快。近日文人才士。寄興青樓。及一着迷。輒謂情之所鍾。實難忍置。不知絮薄花浮。娼家積習。而於此中欲求情。種誤矣。偶有一二。求出火坑者。力拯而出之。較之着迷。不尤愈乎。

玉卮行酒

毗陵某狀元。在都門時。蓄一妓爲妾。名雙雙。寵愛備極。珍饈服御。窮極奢麗。若惟恐不當妾意者。妾色藝俱佳。以常在某處。無由誇炫。又僅守一人。過日。莫得往來游客。相與盤桓。意念間殊形鬱鬱。某百計奉承。妾懷終未愜。時當除夕。某出兩玉卮行酒。一新一舊。新者乃某手置。舊者乃祖父所留遺。某斟其舊者奉妾。曰。此我家藏重器也。重汝愛汝。乃以酌汝。汝滿飲一杯。妾以新者自與。仍以舊者還某。某疑其不敢受也。曰。特爲汝檢來。勿辜我意。妾

曰。君雖念舊。妾自懷新。某意興索然。妓本吳人。明年不得已。乃遣歸吳門。仍爲娼婦。客有呼爲某狀元婦者。聞者笑之。

既蓄爲妾。復歸爲娼。某能禁人之挪揄耶。文人荷負重名。慎勿狎妓以招人侮。

置毒斃女

秦中韋某世家子。好狎妓。家中婢婦有姿色者。無不與私。後官吳門。有妓沈韋娘者。韋心愛之。潛留與狎。盤桓數夕。問曰。汝名韋娘。於義何取。妓曰。妾母少時與秦中韋公子最契。往來三月。知母受胎。訂盟娶爲副室。公子既去。而妾生。取韋爲名。韋實妾姓。後公子一去無耗。母病革。告妾曰。秦中韋公子乃汝親父也。汝須牢記。他日相遇。可說明原委。或得超拔。免他親血脈墜入火坑。受人笑罵。母死託養於沈媪。遂從媪姓。今公子不知何往。妾以公子之女。侍君枕席。說來真羞殺人。某聞愕然曰。狗彘不食我餘矣。急擁被獨臥。移時復起。喚韋娘飲。置毒酒中。韋娘猝斃。賄鴆母百金。使斂屍去。踰月某卒。以此敗官。不久亦死。無子。

韋娘追述遺囑。可爲公子發一浩歎。世有狎妓者。須防與妓生女而爲韋娘也。

蓄藥誤妻

某生素無行。日宿勾欄。家蓄媚藥。爲博歡娛計。少婢失檢。誤入藥酒中。懼責不敢言。一夕生他出。妻斟酒自飲。覺

酒杯中有麝香味。問婢曰：不知。移時慾火上炎，不可遏制。適家中有館師在，遂往奔之。師峻拒不納。有頃藥氣稍退，婦大慚而出。自念何爲至此。憶酒中有麝香氣，得無媚藥乎？檢包中藥已空無所有矣。急飲冷水解之。輾轉尋思，若非館師嚴正，此時在書館中，不知若何出醜矣。愈思愈愧，又恐館師傳播，明日何面見人。夜深自縊。婢婦覺而救之，得不死。次日生晨歸，見妻狼狽狀，問之不言。婢以縊告。生大驚苦詰何事。妻面赤詳告始末。生曰：此我之淫報也。由是痛加斂抑。生出見師，師辭館欲去，生告之故，乃留。是年鄉薦第一。

妻幸得救不死。不然，妻不以媚藥失節，亦以媚藥亡身。媚藥顧可蓄乎哉。

勢脅犯妻

順治九年，江寧人劉某爲差役，與兄同往江北拘人，及訊畢，本犯收禁，開費十餘金，得以贖罪而出。因語劉曰：吾有一女子可鬻，汝當爲我一行。劉索字據渡江，與其妻共議。妻頗有姿色，劉欲與私，妻不從。劉曰：汝夫性命係我手裏，汝何拒爲？妻不得已從之。隨鬻女得十二金，村劉携去。劉歸不爲完納，妻望夫旦夕歸，月餘無音，耗煩一族人往探。族人爲本犯述其事，犯一慟而絕。旬日劉忽病，自言某在東岳控我，隨伏席上，作哀求狀。又云：我慣說謊，又奸宿人妻，冥間將鐵鉤來勾我舌。又云：我脅迫成奸，死後更當慘報，須與舌伸數寸，一嚼粉碎，血肉淋漓而死。受人託而亂其妻，卽贖罪使犯歸家，已難逃譴，乃匿金不爲完納，妻喪節，女賣身，本犯旋因以死，是害人一

家也。劉死後不知若何受報矣。

計謀盜婦

嘉興張天成爲秀水吏胥。康熙三十年。有賊犯被獲。天成時爲刑書。見盜婦色美。力爲保釋。盜得免刑。拘禁在獄。天成因喚盜婦至家。與說原委。婦甚德之。是夕卽與私。婦不敢拒。及往來日久。思欲佔娶。買獄卒斃盜於獄。已出資爲收殮。委曲挽人說合。遂娶爲妾。婦有女年十三。亦携與同處。迨女年長有色。天成又欲姦之。時與挑誘。婦覺而頗加防閑。天成遂日撻婦。不予衣食。使受飢寒。不數月死。康熙丁丑九月。女年已十九。天成日夕撻之。女百計堅拒。度不可脫。初八日。謂天成曰。我父母俱亡。子身何往。自應屬父矣。明日重陽佳節。盡醉以合歡可乎。天成大喜。翌日。治觴暢飲。至夜。女復斟巨杯飲之。天成大醉。女令先寢以待。天成屢促之。女明燈登牀。故作羞澀態。天成喜不自禁。女出不意。出剃刀遽割其勢。鮮血淋漓。天成負痛。起扼女喉。女氣絕。已亦昏暈倒地。須臾女復醒。持勢並刀出。喊鄰右。詰旦鳴於官。縣令陳公縉。申其事於郡守。大加歎異。以女斷配良家。合郡傳爲奇節。且以爲天成奸殺之報云。

天成淫孽之重。女以割勢死之。不特有奇節。且有奇才。割成之勢。所以報其佔母也。致成之死。所以報其斃父也。而已則潔身以去。不受點污。惟有奇才。故得全其奇節。

絕裾竟去

嘉興支翰林立。父爲刑房吏。見一囚無辜罹重辟。謀欲出之。囚知而語妻曰。支公欲出我。我無以報。奈何。汝貌不惡。幸以身事之。勿拂我意。妻泣而聽命。次日託事延支。支至。置酒相待。妻問夫繫獄得出否。支告以己意。妻曰。夫亦嘗言之。感君不盡。遂進前勸酒。備述夫言。支曰。不可。我欲脫汝夫之罪。而亂汝身。是爲圖奸計也。汝爲夫喪節。我爲汝喪良。出一罪反入兩罪。不如勿出。語畢。遂起。婦見支不悅。恐壞夫事。急笑謝挽留。牽衣不放。支絕裾以去。逾年囚果得出。夫婦登門謝曰。君盛德世所罕有。公今無子。願以已女爲妾。此禮之可行者。支備禮納之。女後生立。弱冠登第入翰林。

牽衣不放。非絕裾安得脫身。此際最宜勇決。

冒雨而行

徐晞初爲江陰縣刑科小吏。有鄉民被人誣害。將陷大辟。事急而求晞。晞許代爲剖雪。未幾時以別差往鄉中。過其家。大雨忽至。鄉民延晞入內。談次復舉前事告懇。晞慨然以爲己任。囑使勿憂。至晚。魚雞炊黍。肴饌盛陳。肅晞就席。已陪坐。遣妻行酒。妻頗有姿。人復洒脫。提壺勸飲。極盡殷勤。晞以夫在前。亦不爲拒。酒半。晞飲微醺。夫託故避匿。妻持杯對飲。言笑益親。晞窺知妻意。急起趨出。妻力挽之曰。雨大不可去。此乃夫意。暫宿何妨。晞推開兩手。

不顧黑夜。冒雨而行。明日適遇其夫。語曰。子以我爲薄人於險耶。其夫慚謝。卒白其誣。晞後膺顯秩。男女授受不親。當力挽時。稍一遷延。便欲開交不得。此徐所以冒雨而行也。

陷賊共房

嘉靖辛酉廣東張連之亂。鎮海汪一青被擄。後又擄一婦。至婦頗有姿致。以被擄時蓬頭垢面。賊未及覺。汪視之。乃友之妻也。汪恐日久賊覺被污。因語賊曰。此吾妹。請無辱以待贖。不然。吾與妹必俱死。爾無所利也。賊信以爲實。遂閉置一室。寢食並無異處。友妻思幸免於賊。勢必不免於汪。以陷賊中。無計可脫。惟望汪爲柳下惠而已。夜席地而臥。汪慰之曰。語云。朋友妻不可欺。嫂嫂安心。吾不敢犯也。汪晨必早起。夜必遲眠。日間輒引古今淑女貞媛。與友妻評品其性情。講明其事蹟。坐立言動。儼然如對神明。晨夕相依。歷月餘。一毫不苟。及贖去。妻備述以告夫。友詣汪謝拜。且泣曰。達旦之義。再見於君矣。汪後膺顯秩。

蔣善曰。今之朋友相嘲。往往談謔閨房之隱。播訐夫婦之私。彼此互相調笑。萬一處變故時。寄托一處。何以此心不亂。而終事無忝也。故此惡習。尤當痛戒。

處無可避嫌之地。獨善於避嫌。其得聖賢主敬工夫乎。敬以杜情慾之萌也。

避蚊同帳

維揚秦君昭。妙年遊京師。其友鄧某。祖餞於刑溝。旣而昇一殊色女。鬻至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所置妾也。幸君便船。可以附達。秦不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之。至臨清天漸炎熱。蚊蟲可畏。秦招女帳中同睡。女以秦將狎己也。及登榻。秦讓席與臥。並無他意。未幾時舟至都下。以書達某主事。主事詣秦問曰。足下與家眷來乎。對曰未也。主事色不懌。怏怏載妾至家。臨兩日來謁謝曰。足下眞長者。相與把酒定交去。秦子孫兩世皆顯官。

男女有易合者。必非全節之人。朋友有易合者。非必全交之人。秦不負所託。於其不輕諾見之矣。心中果正。同睡何妨。然以處女子者。處婦人。則大不可。女子不難徵驗。婦人須避嫌疑也。

登舟急避

康熙乙卯杭城大火。延燒數百家。衆見火中有金甲神。持一紅旗護衛一宅。火至輒回。及熄。瓦礫中此宅巍然獨存。乃北新關吏顧某家也。時顧奉公往江南。室內但婦孺數人而已。衆咸以爲異。方顧至蘇時。有一少婦投水。顧急問之。言夫欠糧錢五十兩。繫獄必死。先尋自盡耳。顧因如數與之。及歸舟。又經其處。小憩酒家。適與婦遇。其夫因邀歸置酒。愧無以報。至夜使婦就顧寢所。婦有姿色。顧見之愕然。婦曰。夫命我來報君德。勿疑也。顧力拒之急。登舟解纜而去。及回家。慰問者踵至。且云有何功德回天。而能若此。顧乃述前事。衆屈指前數。與起火之期適合。

皆以爲陰德所致。

婦入寢而願入舟。此願之不動火也。客中不動火在此時。家中不被火卽在此時。蘇杭遙隔。感應如神。故人遇有婦女在前。急宜思患預防。按住心頭慾火。

執帚力辭

雲間莫文通。世爲農家。一日持二十金。至鄉買穀種。過黃埔。日已暮。見一少女哭赴埔邊。似欲投水狀。莫急止之。叩其故。女不言。遽躍入水。時適有小舟泊岸側。莫呼舟人曰。頃有女投水。急救起。與汝五金。舟人救女起。莫問家遠近。將欲送歸。女泣曰。妾少失怙恃。寄養母家。近以外祖母棄世。舅氏利妾姿。將鬻於娼寮。妾情逼潛逃。惟求一死而已。今蒙拯救。得以再生。歸則又墜其計中矣。君如憐妾。願執箕帚。莫曰。我豈愛汝色哉。特憐汝芳年死於非命耳。去此二里有旅店。姑投一宿。明日再爲汝籌。及店。先有一士在焉。士故家子也。談叙間。知尙未娶。遂以此女。願末告之。願與作伐。天明告女。卽以所剩十五金贈嫁。女感泣。問姓名。再拜而去。是夕莫歸。夢神語曰。汝救人一命。且不貪色。又善全此女終身。陰德甚大。天將報汝以賢子孫。後生子勝。舉明經。孫浩。浩子愚。俱登鄉薦。愚子如忠。登嘉靖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女自嫁士人。生六子。一子與浩同年。時女亦垂老。率六子來謝。而公已沒矣。設爵酌其祠而去。

莫特一農家子耳。不貪色。已堪食報。况尤有大者乎。

叩門誑婦

建昌府孀婦熊氏。有子羅德。年長。家貧未娶。熊遂改嫁江潮。獲銀數兩。爲德娶妻章氏。合卺後。德晨出暮歸。枕席各異。久之。章疑而問焉。德曰。母既失矣。何顏相對。章遂脫簪珥衣服。令德持以贖母。德喜甚。先往告母。母以天晚留之宿。適潮前妻之子江實聞其事。乘夜假德名。叩門入內。言母明日當回。今夜可合矣。章昏夜莫能辨。須臾索服飾而去。天明德歸。章方知被騙。失節號泣縊死。德具棺殮。昇之郊外。忽雷雨交作。德走避村舍。雨止。鄉人喧傳半里外。雷震一屍。跪伏棺前。急趨視之。見一人面目焦黑。手捧簪珥衣服。跪道左。則江實也。棺木碎裂。章臥道旁。兩目微開。見德問曰。我何以在此。德語其事。相與大慟。扶歸仍爲夫婦。潮聞之。亦感泣。携熊氏與德同居終焉。僅取服飾而去。使母子不得完聚。夫妻不得團圓。雷神已難姑恕矣。况又冒奸致死乎。

登榻假郎

玉山縣王生。因母死。家中無人主中饋者。喪中納婦。約七盡方與成婚。生宿柩旁。妻寢別所。妻與生宿處。隔一短牆。中夜聞叩門聲。婢啓門。妻以郎眷戀新婚。人靜潛入。納之。登榻同寢。雞鳴復出。妻意其仍往守靈。掩人耳目也。如是三四夕。乃問嫁資所在。婦告之。乘妻睡熟。開箱攜去。後不復來。迨七盡。生置酒與婦成禮。及就寢。妻問曰。三

四夜後。胡久不至。生大駭詰之。婦以前事告。生曰。我夜間未嘗離柩也。婦知爲賊騙。涕泣不欲生。次日回家。泣告父母。且曰。夫縱不言。何以自處。竟縊死。葬之日。忽雷電奔馳。攝一人跪棺前。則生之堂兄也。手捧簪珥及銀。旋震死。一邑皆爲驚動。正德九年事。

滅倫毀節。罪不容誅。必待葬日。跪棺前而震之者。乃天欲暴其惡以驚人也。

不犯老嫗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趙遜者。年約二十許。未有室。同輩釀金謀爲娶婦。一日於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老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請以母事。居數日。嫗憐其意。曰。釀金本欲得婦。今反爲君累。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綴衣中。當易爲君娶婦。後數日於市中買得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爲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卽爲合昏成禮。嫗又自言。洪洄人家有二子。今尙存珠數顆。可鬻之爲歸計。乃攜塔及女俱歸。二子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身。人以遜爲忠厚之報。

遜曰。長我且倍。猶未及倍也。嫗特四十許婦人耳。少年情慾方張。急何能擇。遜乃以母事之事。老嫗以母而得少女爲妻。此不貪淫之所以獲報也。

更迎病妻

劉以平字近塘聘關氏女。未娶而女病廢。平聞之。急擇吉娶歸。及期關以次女行。合昏之夕。平見女豐潤而美。並無半點病容。疑而詰之。女不答。詰媒。媒以實告。以平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當急往迎。此女非吾聘妻。未容冒昧。但此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卽爲吾弟以寬弟婦。於理亦順。乘夜更迎病女。女在母家。果涕泣求死。及女至。掖扶入室。病體支離。平婉言慰之。未幾時女病漸愈。兄弟同日畢姻。人有問平者曰。子真君子也。見色不迷。吾所敬服。但娶病女以歸。萬一不愈。又當別娶。未免費事。且此意出自岳家。順水行舟。有何不可。平笑曰。娶聘妻。義也。病或不愈。吾不負妻矣。再娶未爲不義。若云順水行舟。則大不可。子試思明知故作。聘妻若死。咎將誰歸。問者歎服。後登萬曆庚辰進士。爲潞府王官。遷陝西太僕卿。

劉惟不貪色。故能所爲合義。事事周到。不然。見女豐潤而美。神先奪矣。遑計病妻乎。

哭妻忘瞽

劉廷式聘女未娶。後五年登第。女已損目。家又貧。岳翁使人辭婚。以失明告。廷式不允曰。娶妻取德。我非好色者。損目何妨。聘定卽爲我妻。死生不改。我若不娶。女將安歸。遂擇吉成禮。相敬如賓。不數年生二子而卒。廷式哭之哀。蘇子瞻戲慰之。廷式曰。我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不知有目與否也。若因色生愛。色衰愛弛。則今之揚袖倚門。目挑心招者。人人皆美色也。願可使爲妻乎。子瞻因拊其背曰。子真丈夫也。後替女所生二子。相繼登第。

陳定力曰。不棄瞽女爲難。不棄於富貴之日尤難。今人財色之念。牢不可破。苟一遇貧病之妻。方欲設計毀之。而不可得。豈有彼來辭我。而我反不見允乎。即使顧惜名義。勉強娶婦。亦必不甚相得。別置妾媵。以自娛。及其死也。方以爲幸。何從生哀。廷式乃終始出於一誠。較世之視妻子爲塵緣。以邪色矜曠達者。相去奚啻天淵耶。

揚袖倚門數語。可爲因貌棄妻者。當頭一棒。

娶婦甘盲

項城韓雲門名壻。聘戚氏女。未幾兩目失明。戚以韓年少能文。必成遠器。配以盲女。非耦也。欲毀婚而終女於家。韓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婉告父母曰。定聘時未盲。定聘後乃盲。是命中該娶盲婦也。娶婦本爲嗣續計。盲於目。不盲於心。何害。兒聞女德頗盛。遽棄之。於心何忍。父母曰。此終身事也。後當勿悔。雲門曰。取色則悔。取德何悔。如禮迎娶。以歸。戚不得已。媵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如無見。以全居室之好。遂遣婢還。韓以壬子拔貢。舉於鄉。出爲教諭。挈婦偕行。伉儷無間。後生子亦登第。人以爲宋劉廷式再見云。

該娶盲婦一語。是有聖賢安命工夫。力辭美婢數言。是有聖賢遏慾學問。僅以不好色重之。猶淺也。

義不犯女

成化初。毗陵有饒翁者。好行善。年四十無子。其鄉有俞老者。家貧負勢家債。勢家陷之獄。俞妻哭泣告翁。並與借貸。翁如數予之。而燬其券。俞得出獄。挈妻女匍匐往謝。值翁他出。翁婦見女貌端正。有宜男相。遂聘爲翁側室。翁歸。婦以聘女告。翁急召女父母至。曰。君子不乘人之危。君向係獄。吾與君分屬鄉鄰。出資相救。義也。今君有弱息。正宜擇配。吾乃取以爲妾。則前日所爲。直爲餌女計耳。於義何取。吾寧無子。決不敢犯。卽送其女歸。俞夫婦泣拜。曰。翁大德無可報。願公早生貴子。已而夫人有娠。生子名天賜。官至都御史。

出資恤難。種子已得良方。加以辨義之明。送還聘女。天定默眷之矣。功德果大。豈必娶妾乃能生子耶。

病恐誤人

鎮江靳翁瑜。年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翁有鄰女美而且慧。夫人見而悅之。商諸其父母。鬻簪珥買爲翁妾。及翁歸。夫人置酒於房。命鄰女入侍。語翁曰。吾老不能育。此女頗良。買爲妾以爲延嗣計。今夜使事君。君其善待之。翁俯首面赤。不出一言。妻以爲因己在也。遂出而反扃其戶。女見妻出。斟酒飲翁。翁遽起啟戶。戶已閉。遂踰窗出。語其妻曰。汝意雖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猶吾女也。吾老且病。納幼女爲妾。恐誤終身。在此女尤爲不可。妻曰。如無子何。翁曰。命中有子。不納妾未必不生。命中無子。雖納妾未必能生。汝勿相強。乃召鄰而反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娠。生子貴。年十七發解。卒爲名相。

納妾無非幼女。翁乃曰：吾老且病，恐誤終身。真仁人之言也。子爲名相，惟不忍納妾，乃生得好兒。

攜被借宿

德清蔡公啓樽。康熙庚戌狀元。甲辰鄉薦時，尙無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爲置一美妾。及夜侍寢，妾泣不止。公怪而詰之。妾云：夫負營債，日夕被逼，不得已賣妾以償。今改事君，故夫永別矣。想到此，不覺傷心，語次淚潑潑下。公惻然不忍犯，乘夜往語其夫曰：汝妻甚賢淑，明日我當遣還。但今夜歇在我家，我歸則心迹不白，却要借汝家一宿。遂遣人到家携被。夫曰：如索債何？公曰：不妨。負債事小，失節事大。我爲汝解釋此事。次早營卒至，公曰：汝知違法乎？今不汝較，速繳券來。我付汝金。卒懼罪，交券辭金而去。公命轎舁婦還其夫，以三十金爲贈。未幾時，夫人生子，公旋及第。

憫婦思夫而不忍犯，防夫疑婦而不敢歸。全人夫婦之心，無微不至，不愧爲天下第一人。

傾囊助歸

宋袁詔父初爲府吏，年逾五十無子。妻代置一妾，妾端莊流麗，見袁時面有憂容，袁問之，答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死且貧，鬻妾爲歸葬計。權從母命來耳。袁曰：爾不言，幾重我罪。我爲賤吏，何敢辱貴人女子。卽日親送回家。其母泣曰：財禮耗散已半，謀歸尙且不足，那得償爾原金。還是領去。袁曰：宦女斷無爲妾之理。今以不得原

金而又領回爲妾。不仁不義。吾何敢出此。財帛不足計。果缺乏。更當薄助。乃復傾囊以濟之。歸語妻曰。無子命也。命果有子。何必此女而後生乎。次年生韶爲理宗相。贈父太師。

不辱宦女。辭原金而又贈多金。他日榮贈太師。何愧焉。

視井擠妻

姚安者臨洮人也。家頗有資。娶妻年餘。聞同里女子字綠娥。艷而知書。謀於妻欲娶爲妾。女父不允。姚謂妻曰。綠娥不甘側室。必汝死續娶。乃可。妻笑應之曰。欲死已。妻以謀人女。止此一念。已足觸怒神明。子勿妄作是想。越數日。妻從井邊行過。姚見之。亦趨視井。詭言曰。今日井水何乃溷濁。妻聞往視。姚出不意。擠妻落井。急避入房。頃之呼妻不應。遣婢僕尋之。見井中泡沫湧起。試探之大驚。撈起則氣已絕矣。姚大哭舉哀。乃葬畢。命媒與綠娥說合。娶爲繼室。相得甚歡。後見娥嬌媚動人。疑心頓起。終日閉戶相守。出必反扃女室。女弗悅。曰。倘有桑中約。豈扃戶能止耶。姚心愈疑。一日自外至。方啟扉。入見一男子貂冠臥牀上。大怒。出取刀奔入殺之。近視則女晝眠畏寒。以貂覆額也。女家愬之官。姚破產輸金。僅免不死。自是神情迷失。每獨坐輒見娥橫臥牀上。與人狎褻。即之不見。忿恚而死。

貪色又出以狠心。天理滅絕盡矣。牀上貂冠男子。安知非妻之迷其目。使姚殺娥。而即使娥殺姚耶。

持刀脅婦

海烈婦徐州陳友良妻也。以覓親不遇。與友良流寓常州。徐州有旗軍林三。運丁之豪滑也。至常州遇友良。詢知同里。相與往來。後窺海氏有色。因使陳挈妻附舟以歸。友良甚喜其便。海氏阻之曰。觀此人無故加恩於我。甚可疑。友良強之。甫登漕艘。林遽託故遣陳往適吳門。海在舟。林設計百端。誘之不可得。復張樂舟中。演淫穢劇。欲動海。海終不聞。林無如何。乃乘夜持刀往脅。海大呼。同幫漕艘以爲逐賊。乃共喧起。林急遁。海徧搜舟中窗櫺。並鎖閉不得出入。乃自縊。上下衣帶悉密。縲層縫。無稍罅隙。蓋自陳去後。海已密爲死計矣。林見海死大懼。因與一水手謀。匿屍艙米中。俟開舟。投屍揚子江中。復慮友良在蘇。令水手往殺之。約事成償以厚值。水手夙恨林。佯爲允諾。急入城尋友良。使鳴之官。官隨捕林。檢米中得屍。定林大辟。州人爲建海烈婦祠。四方名士多作詩弔之。康熙丁未年事。

烈婦死而林大懼。旣懼於死後。何以不懼於生前。世有脅逼婦人者。須防婦人之亦爲烈婦也。

螭蹲穴中

平陽張景者。以善射爲本郡裨將。景有女年十六七。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寤未熟。忽有軋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美而肥。自敬於女之榻。女懼爲盜。默不敢風。白衣人又前逼以笑。女益懼。且慮爲怪。因

叱之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吾心也。謂吾爲盜亦誤矣。謂吾爲他類。不尤甚乎。吾本齊人曹氏子。詩人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於牀臥焉。女惡之不敢竊視。天將曉。遂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父。父曰。是必怪也。卽取一金錐。貫縷於其末。且利鏃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繫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治之。魅果善語。夜將半。女將錐刺其項。魅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父命僮逐其迹。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掘之。深不數尺。果有蟬螬約尺餘。踰其中焉。錐表其項。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卽殺之。自此魅絕。

魅能幻人。尙以好色死。語云。色字頭上一把刀。誠哉是言也。

羊鳴戶外

貴州有夷婦。能變幻鬼物。乘夜吸人精氣。至死則食其血。人醒旋幻爲美婦人。眩惑與交。及心蕩神搖。精氣已爲吸盡。有見而貪其色者。無不精竭血枯而死。土人咸異之。而不知其死之何因。後有三人同榻。一人被吸幾死。忽醒而喘聲大作。兩人驚覺。燃燈照視。見一婦人。艷麗異常。倚牀而笑。兩人驚爲鬼物。大聲發喊。遂遁去。僧月堂者。六根頗淨。至其地聞之。夜與同伴共宿一室。忽聞戶外羊鳴。少刻恍惚有物入戶。向牀上睡者嗅之。僧知爲怪。疾起。運禪杖擊之。一羊倒地。急按之。則裸形婦人也。呼衆起。縛之柱上。次日婦家以百金來贖。僧不允。聞於官。官鞠

之。乃知向之無因而死者。皆婦人所爲也。遂生埋之。

人第知美色可愛。亦知夫吸人精氣者。卽爲與交之美婦人乎。天下夷婦盡多。而貪其色者。奈何弗悟。

攝兒傳語

萬曆中顯靈宮道士張英貞。善符咒。曾殺一小兒於路。取臟竅制之。攝小兒魂入道士腹中。語禍福幽隱。皆中一日語曰。某家有女懷春。姿容絕美。往挑之可得也。道士如言往。焚符門外。口中念咒。跨門入。直達內庭。無人阻止。及一室繡幕下垂。腹中語曰。是矣。道士掩身入。見一少女靚粧淡服。獨坐凝神。近前逼之。女詳問來歷。亦甚欣慰。遂留過夜。次日復作法如前而出。往來數月。父母弗之覺也。小兒知道士與女拋撇不開。故語之曰。某是大家女。今與歡娛既久。亦當斂迹。萬一女子受姪。被父母察知。那時擒送到官。照奸淫室女治罪。懊悔遲矣。道士曰。我出入尙無人知。他從何處擒我。後於都市中。遇女父行過。腹中兒大哭。備說私女情。父大怒。鳴於邏卒。擒之。赴東廠審明。腰斬於市。

毒殺小兒。已堪腰斬。兼以潛身內室。恃術宜淫。腹中兒雖不大哭。其能逃刑乎。

覓女隱形

唐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饒姿色。病踰年。醫藥不愈。聞北山道者。在山中數百年。有道術。乃延之。道者既至。與

之方。女病立愈。令厚贈之。居月餘。女夜臥。見有人登榻。與之寢而私焉。正欲撐拒。而四肢無力。若夢覺者然。人去復如常。初疑爲夢。及細想被污時事。形迹宛然。明是爲人所輕薄。何以門閉如故。却從何來。心異之。羞澀不敢言。如是數月。女懼告令。令使移牀近己。夜伺之。更靜聞女牀動搖。潛起掩之。擒一人。急呼燭至。則北山道者也。道者曰。吾命當終。被惑乃至如是。吾居山中。修鍊年久。未嘗破戒。前蒙召。一見公女。不能自持。吾有道德。能白日隱形。於是暮來早去。無人知覺。今逢此厄。乃信淫邪之事。天所不容也。夫復何言。令遂殺之。

修鍊年久之功。一念着迷。尙且不免。可不懼乎。

建醮通媼

河南某氏寡婦。早年喪夫。子纔七八歲。以夫大祥。延道士建醮。婦出拜。風韻殊絕。道士亦少艾。注目視婦。婦覺之。拜畢將入。行數步。偶一回頭。恰與道士四眸相照。道士以婦爲留意也。欺子年幼無知。假言能致亡魂。與親人相見。須淨掃密室一所。備設牀帳。勿使陽氣過盛。只許一人坐在幃中。三更時便來聚會。無異生人。婦信以爲實。急掃內室以待。及夜靜。道士作法。屏逐旁人。遣婦入室。靜坐帳中。道士隨入。隔幃謂婦曰。爾夫來。當速去。如有兒女情事。勿太遲受譴。語畢。擊鈴念咒。所念皆夫婦想思穢語。婦聞之。不能自制。急欲見夫。問曰。胡久不至。道士知婦情極。大呼數聲。曰。來來。這裏來。遂滅燈入幃。曰。爾夫來矣。婦心蕩不能拒。出謂人曰。果見之。一如生人狀。自是與

道士往來甚密。及子長知之。屢諫母。一夜道士至。婦曰。子長知覺。要我絕汝。今要絕汝。又離不得汝。不絕汝。又對不得子。進退兩難。奈何。道士曰。遞一狀。告他不孝逆親。汝我便無窒碍了。婦笑指道士罵曰。我怎樣愛汝。汝何故屢次害我。前受汝騙。使我失節負夫。今聽汝言。又使我很心殺子。汝真沒天良。不知後日如何結果。此計不好。再想別法。道士知婦不能離己。故難之曰。只此一法。並無別法。據汝說。只得與汝開交罷了。遂走出。婦力挽乃止。及就榻。復以子知不便。脅婦。婦惑之。次日遂控於官。欲置之死。府尹李傑問狀。子不敢言。母過。但涕泣伏罪。傑察其子非不孝者。呼婦勸諭再三。婦終不改口。傑曰。如是我杖使死。汝急取一棺來盛殮。婦出。傑暗使人隨之。至僻巷。則一道士迎問。婦與耳語而去。移時婦果領一棺至。傑又勸之。婦終執前意。傑安頓母子一處。潛使捕道士。道士入一訊而服。遂杖殺道士。以棺盛其尸埋之。呼役責婦。子哀求乃免。觀者大快。

寡婦無偶。最是可憐。道士乃使喪節以背其夫。復使喪心以控其子。杖殺何足蔽辜。然寡婦亦太愚矣。故美婦人輕易見人不得。况共在一室中乎。在寡婦尤當謹慎。

燒香逼婦

康熙間。吳中某寺僧。雄於資。好色貪淫。凡婦女入寺燒香。鮮有全節而去者。婦女恐招人議。輒隱忍而不敢言。偶有一二人發覺。與較。但厚賄以金。而事遂寢。僧由是益無忌憚。一日夫婦兩人祈嗣。婦有殊色。僧引入密室。逼而

與私及夫知之。遂殺其夫。而留其婦。置婦密室中。日與飲酒取樂。及數月後。婦謂僧曰。看汝十分愛我。今有一言相勸。免汝遭殃。俗家貪色。尚有自己的妻女抵償。汝無妻女。專要淫人。豈有這等便宜的事。婦女燒香。無非恭敬菩薩。無一個不受汝騙。無一個不被汝污。菩薩慈悲。見了汝亦將發怒。但將我來說。逼我成奸。意猶不足。並將我夫殺死。留我在此。日夜恣淫。卽活的無奈。汝何死的亦無奈。汝何天地鬼神。豈肯饒汝。我伴汝已久。也該放我歸去。纔算有點良心。不然。我在寺中。萬一被人撞見。那時現賊現證。汝命休矣。僧笑曰。我命却不休。只怕他命先要休了。後諸生某。假厲僧含讀書。與僧甚契。見僧每出。必鑰其戶甚謹。一日忘鑰。生縱步入。見案上石磬。戲擊之。忽壁間門啓。一少婦出。見生大駭。曰。子禍事至矣。急去勿遲。生走出。適僧挈酒一壺至。遇生色變。持刀向生。生泣告曰。固知必死。但汝與我素契。請容一醉。僧許之。生復乞鹽菜數莖。僧乃扃戶入廚。生急以布衫塞酒壺口。伺僧啓戶。猛力擊之。僧腦裂而死。隨挈婦鳴之官。官盡逐其徒衆而毀其寺。

特一酒壺耳。縱使猛力擊僧。何足裂僧之腦。以僧淫惡已極。冥冥中有助之者也。

戮奸顯聖

青州董尙書可畏。有悍僕調一婢。爲公子所窺。怒叱之。僕懼責。將謀刺公子。是夜公子偕僮宿齋中。更旣深。僮聞牀上有聲甚厲。方驚醒。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家中人。故弗深怪。俄而見一赤面長髯者。提一人頭入。僮驚懼。

神痴。但聞牀上支格有聲。移時乃去。僮急呼公子。手捫牀上。腥血透枕席。大呼驚醒公子。公子亦大駭。不得其故。忽本縣一役叩門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衣有血污。自供我殺主人矣。審知爲公子家人。彼言已殺公子。埋首於武帝廟側。往驗血土。猶新。而首不見。公子駭異。趨赴公庭。其人卽前狎婢者也。官爲重責。於是公子並婢逐之。兩人竟成夫婦。踰月臥房。忽塌。鄰人排闥趨救。見夫婦及牀皆斷兩截。木肉上俱有削痕。似一刀所斷者。乃知爲帝君之示罰也。

公子賴大神而得生。僕亦因公子而免死。免官刑。能逃天譴乎。房塌身裂。而身有刀痕。乃以濟王法所難加之處也。而罪孽所由起。實由調婢而來。故報之必待夫婦旣成以後。

戒慾示懲

趙解元正德人。號永貞子。弱冠時。曾遇一異人。謂之曰。子宿有善根。年二十當游庠。二十三當發解。若更積德。正未可量。幸自愛。至二十歲。果入泮。自以爲二十三歲必中矣。及期入場。文甚得意。房考閱其卷。擊節歎賞。薦之主司。定元數日。不意以後場有疵。不果售。放榜後。心甚怏怏。私念前言。何以不驗。里中有文昌祠。甚靈。因往祈夢。夢帝君責之曰。子今科原應中元。但汝兩年來。戲侍婢。誘鄰女。淫念觸神。怒故黜以示戒。永貞泣辯。並未成事。帝君曰。子以爲必欲成姦。乃始有罪耶。淫心顛倒。意惡纏綿。雖目無所見。身無所接。心田日暗。名位俱消。况汝調情戲

謔。拍肩執袂乎。幸汝妻覺察。速遣其婢。鄰母防閑。勿縱其女。故未破其體耳。試問汝戲之誘之之心爲何心。而尙飾辯耶。永貞悚然大懼。叩頭願痛哭。從今目不視邪色。心不動淫念。倘敢絲粟再犯。甘身首異處。帝君曰。汝旣悔悟真切。看汝將來心行何如。若果守戒堅貞。又能廣勸世人不淫。當使科名如舊。後福無涯。諭訖。永貞再欲有陳。忽聽鐘鼓聲喧。驚醒。汗流浹背。自是戰兢惕厲。凡淫念妄念。猛力悉除。專意奉行諸善。至二十六歲仍中解元。乃作勸貞詩三十首行世。越四年成進士。官藩牧。子孫守其教訓。事載迪吉錄。

偶然調戲。便黜科名。及守戒堅貞。不數年富貴逼人。不求自至。色慾累人不淺。宜隨地猛加糾察。

色關指迷卷下終

福州吳玉田刻刷

嘉善局村文版早類

色
關
指
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3508

一
百
三
十
二

上海圖書館藏書





卷之二 文獻部